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七上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效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十七上

宋高宗三

己酉建炎三年春正月庚辰朔上在揚州 資政殿學

士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 丁亥金人陷青州又陷濰

州 辛卯陝西都統制邵興及金人戰于潼關敗之

乙未京城留守杜充襲其統制官張用于城南不克將

官李寶為所執 丙申張守試起居郎兼權直學士院

守撫諭京師還面奏敵人必來願陛下早為之圖 戊戌京城統制官張用以一騎送李寶歸京師 丙午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徐州守臣王復死之御營左將軍韓世忠潰軍于沐陽其將張遇死于漣水軍之張渠村宗維入淮陽軍京東轉運副使李祓從軍為所殺敵已酉金人犯泗州先是禮部尚書王絢聞敵騎且南侵率從官同對上命至都堂議黃潛善汪伯彥笑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能及之是夕泗州奏敵且至上大驚禁中

倉皇以內帑所有通夕搬挈二月庚戌朔駕御舟泊河
岸上即欲渡江黃潛善等力請少留俟報且搬左藏庫
金帛三分之一上許之敵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亟遣
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迎敵而士無鬪志未至淮
即潰是日揚州城內居民爭門以出踐死者無數從官
有詣都堂問二相者黃潛善汪伯彥皆曰已有措置不
必慮百官聞此復自相慰 壬子金人陷天長軍上遣
左右內侍鄭詢往天長軍覘事知為金人至遽奔還上

得詢報即介胄走馬出門惟御營都統制王淵內侍省
押班康復五六騎隨之黃潛善汪伯彥方會都堂或有
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人乃
戎服鞭馬南馳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上次揚
子橋一衛士出語不遜上掣手劍刺殺之時軍民怨黃
潛善刻骨司農卿黃鍰至江上軍士呼曰黃相公在此
數之曰誤國害民皆汝之罪鍰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
矣

龜鑑曰敵破北京張浚歷言汪黃笑而不答敵迫揚州羣臣有問者而汪黃猶以不畏答之大駕南幸而都堂會食猶固聞知其雍容待敵果何所恃而然哉昔秦軍迫淮肥而安石圍碭自如安石所恃者指授將帥之規模素定也契丹犯澶淵而萊公酣寢不動萊公所恃者決親征之策勝負已了然於胷中也若汪黃之所恃者字文虛中之使未回庶幾和議可成耳和其果足恃哉

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上于瓜洲鎮得小舟即乘以濟

張滙進論曰尼雅滿之犯揚州也時御營之師必有十萬而尼雅滿止有五六千騎自建炎二年秋九月離雲中下太行渡黎陽攻澶濮山東諸州郡以至犯揚州可見疲勞之甚此強弩飄風之末無足畏也兼是時兩河州郡尚有未陷者山東州郡十陷二三人心中安糧道未集盜賊蠭起而不顧後患投身深入我境

又可見其無知之甚也時若我師乘其遠來新至行列未定而擊之可也或則深池堅城拒而勿戰以挫其銳以沮其意且多方出兵邀其出掠者彼萬里孤軍後無委積忌於相持利於速戰求戰不能糧道不繼又且野不能掠以此制之賊適必矣俟其既遁襲而擊之捨而縱之皆可也而乃望風之際車駕渡江六師自潰為賊乘之席卷而去此失於退一也

是晚敵遊騎至揚州縱火城內煙焰燭天上至鎮江宿于府治癸丑上召宰執從官諸將對宅堂計事吏部尚書呂頤浩降階拜伏庭下上顧潛善問之頤浩以首叩地曰願且留此為江北聲援不然金人乘勢渡江愈狼

損矣二府皆曰善既而王淵入對言暫駐鎮江止捍得一處若敵自通川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阻諸內侍以為是禁衛涕泣語言不遜上顧中書侍郎朱勝非曰卿出問之勝非傳旨皆以未見家屬為對勝非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專載衛士妻孥矣衆帖然勝非還奏上曰已晚矣適議定不若徑往杭州此中諸事暫留卿處置事定即來即上馬行以顧浩充江浙制置使劉光世為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鎮江控扼江

口又以主管侍衛馬軍公事楊惟忠節制江南東路軍
馬屯江寧府 金人入真州 甲寅上次常州 御營
平寇前將軍范瓊引兵至壽春其所部執守臣紹密殺
之 乙卯上至無錫縣 丙辰上次平江府始脫甲冑
御黃袍侍衛者皆有生意命承信郎甄援往江北招集
衛兵援本太學諸生靖康中十上疏論利害及還遷保
義郎 丁巳衛膚敏入對膚敏在維揚數請早幸建康
上思其言復召 金人犯泰州 戊午上將發平江中

書侍郎朱勝非自鎮江來初上以吳江之險可恃議留大臣鎮守勝非既對上欲除勝非兼知秀州輔臣言秀非大臣鎮守之地乃以御札命勝非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勝非再留身言臣雖備員執政與諸軍無素更乞從官一員同治事如呂頤浩張浚皆兼御營司叅贊軍事可用也於是上問近臣誰能佐勝非者浚慷慨願留遂命浚同節制控扼等事仍詔勝非事有奏陳不及者聽便宜施行訖奏浚受命即出城決水溉田以限戎馬

列烽燧募土豪措置捍禦 金人陷滄州 己未上次

秀州 庚申御舟次崇德縣江淮制置使呂頤浩從上

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上諭以金

人尚留江北卿可還屯京口頤浩即以王淵所部精兵

二千人還鎮江府遣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八千

人往吳江縣防捍時朝廷方以金人渡江為患故命大

將楊惟忠守金陵劉光世守京口王淵守姑蘇分授二

大臣節度於是韓世忠在海道未還而范瓊自壽春渡

淮引兵之淮西境上扈駕者惟苗傳一軍而已 壬戌
上至杭州以州治為行宮 金人陷晉寧軍守臣徐徽
言死之統領孫昂亦不屈而死 癸亥朝羣臣於行宮
降詔罪已求直言 乙丑德音釋諸路囚雜犯死罪以
下士大夫流徙者悉還之惟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李綱
不以赦徙蓋黃潛善建陳猶欲罪綱以謝敵也

大事記曰汪黃之所主者和議而已故竄馬伸殺陳
東歐陽徹罷衛膚敏許景衡以遂其私方且奏復科
舉策進士行郊祀定配享置講讀官以文其欺幸而
渡江猶罪李綱以謝敵冀和議之可成耳彼其說曰

非和則所以速二聖之禍然敵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明矣祈請使還而兩河被兵通問使遣而維揚入寇敵豈虛言之所能動哉

命侍從及寺監長貳郎官限二日舉有才術之士二人故事薦士不及郎官蓋特恩也一日進呈奏狀上曰今所薦士不比常時便當擢用之命赴都堂審察明日復曰不若便令登對朕當親自延見之出宮人百八十人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再上疏請罪自上即位以來二人專持國柄至是盜賊充斥宗社播遷議者皆欲

正其誤國之罪而潛善等居位偃然猶無去意中外為之切齒焉 置江寧府權貨務都茶場 戊辰詔國步艱難謀慮之士咸願獻陳可令左右司輪官設次看詳所陳納尚書省 金人焚揚州士民皆死存者纔數千人而已 己巳尚書左僕射黃潛善尚書右僕射汪伯彥罷時御史中丞張浚上疏劾潛善伯彥大罪二十疏入未報遂以狀申尚書省潛善伯彥乃復求去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奏曰時方艱棘不宜遽易輔相乞責以

後效詔押赴都堂治事已而皆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潛
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

大事記曰方上之在相州也敵兵未退此申包胥哭
于秦庭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進兵京城之請為義
而黃潛善汪伯彥沮之迨上之次濟州也敵兵已退
此晉大夫反首芟舍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邀敵歸
路之請為義而汪黃又沮之迨上之即位南京此肅
宗即位靈武二年而復兩京之時也時則當以李綱
獨留中原之請為義而汪黃又沮之中興之初綱在
內澤在外此天擬二人以開建紹之業者也而綱為
汪黃所沮纔七十五日而去位豈非天邪綱罷而汪黃
所沮未及一年而憤死又豈非天邪綱罷而汪黃相
于內澤死而杜充繼于外天下事一變矣綱在位則
措置兩河兵民稍集綱去則經制招撫罷而兩河無

兵矣綱在位則偽臣叛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志沮澤在則盜可為兵充守則兵皆為盜澤在則尼雅滿遁充用則敵至維揚矣內無綱外無澤此建炎之失其機則汪黃二人為之也

戶部尚書葉夢得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張澂守尚書右丞 辛未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萬緡以佐國用上不納或曰曩已納其五萬緡矣乃命併先獻者還之仍詔自今富民毋得輒有陳獻 詔御營使司止管行在五軍其邊防措置等事並歸三省樞密院 壬申觀

文殿大學士黃潛善提舉南京鴻慶宮汪伯彥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所除職去大字用言者奏劾也甲戌潛
善伯彥落職奉祠 乙亥詔陳東歐陽徹並贈承事郎
官有服親一人令所居州縣存恤其家降授奉議郎監
濮州酒務馬仲除衛尉少卿赴行在先是尚書左丞葉
夢得初謝上諭宰執曰始罪東等出於倉卒終是以言
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詔求言當令中外皆知此意上
復曰仲前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奏曰仲已死又贈直

龍圖閣 丙子詔曰朕以菲躬遭時多故舉事失當知
人不明昨以宰臣非才任用既久專執已見壅塞下情
事出倉皇匹馬南渡深思厥咎在予一人既已悔過責
躬洗心改事放斥宮嬪貶損服御罷黜宰輔收召俊良
尚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政事闕遺民俗利病或有關
於國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朕當
躬覽采擇施行旌擢其人庸示勸獎 知婺州蘇遲言
本州上供羅乞減其半詔減二萬八千匹著為定制仍

令給以本錢 戊寅呂頤浩奏已復揚州 三月己卯
朔詔金人已退當進幸江寧府經理中原 庚辰中書
侍郎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

金人分兵犯江陰至夏港守臣胡紉遣統制官王換等
拒敵且謂簽書判官廳公事李易曰吾曹有死城郭之
義公母宜勉之少避易歸告其母蔣氏蔣氏曰我去則
汝決不肯堅守願與汝同死生聞者感泣 降授右武
大夫和州防禦使馬廣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

四其失有六願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委健吏以撫淮甸破金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用為屏翰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亟製戰艦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貪顧江湖陂澤之險納探報之虛言緩經營之實績倚長江為可恃幸金人之不來猶豫遷

延候至秋冬使金人再舉驅其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
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為無策累數千言皆切事機
是日日中有黑子 辛巳尚書左丞葉夢得罷上批
夢得深曉財賦可除提舉中太乙宮兼侍讀提領戶部
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夢得執政凡十四日而罷辭
不拜遂徑歸下山 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同簽書樞
密院事仍兼都統制淵自平江赴行在既對遂有是命
諸將多不悅者淵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曰朝廷官人

以爵使祿足代其耕也若切切事雖刀我何愛爵祿不
為大賈富商耶 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
呂頤浩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 御營
使司參贊軍事張浚請沿江要害州軍置強弩營選州
禁兵縣弓手為之仍專置軍器提舉官募公私匠人以
除戎器乃命諸路憲臣措置製造赴行在 命學士給
舍輪日於禁中看詳臣民章奏條上仍不用內侍輪送
止實封往反 壬午初扈從統制苗傳自負世將有勞

以王淵驟得君頗觖望起復威州刺史劉正彥嘗招降劇盜丁進等以賞薄怨始淵既薦正彥復檄取其所予兵正彥執不遣以此怨淵上在維揚入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經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為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傳等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邪有中大夫王世脩者為傳幕賓世脩嘗疾閹宦恣橫為尚書右丞張澂言之澂不納世脩退為劉正彥言之正彥

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聞淵入右府傳正彥以為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脩及其徒王鈞甫馬柔吉張達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甫柔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議已定癸未制以劉光世為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傳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堠淵朝退即猝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遂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正彥既斬淵即與傳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衛士出刃以指

其軍傳正彥遂陳兵于門下中軍統制吳湛遣人口奏
傳正彥手殺王淵以兵來內前欲奏事上大駭愕朱勝
非請往問之勝非急趨樓上厲聲詰問專殺之由吳湛
引傳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傳不負國家止為天下
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扣內東門求見
請上御樓慰諭軍民日將午上步自內殿登闕門百官
皆從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傳等見
黃蓋猶山呼而拜上憑欄呼傳正彥問故傳厲聲曰陛

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
乃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
賊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
不少顧止作遥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
者皆誅訖更乞康履藍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上諭以
內侍有過當流海島卿可與軍士歸營傳曰今日之事
盡出臣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
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歸寨未得上不得已命吳湛

執履衛士擒至闕門履望上呼曰何獨殺臣遂以付傳等即樓下腰斬之梟其首與淵首相對上諭傳等歸寨傳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畧謂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上命朱勝非縋出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上許諾即下詔書恭請隆祐太后垂簾權同聽政傳正彥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上徐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於太后勝非言無此理顏

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上乃令岐入奏又命
吳湛諭傳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太后御黑竹輿
出立樓前見傳等執政皆從之傳正彥拜於輿前曰今
百姓無主肝腦塗地望太后為天下主張后曰自道君
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
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况皇帝聖孝初
無失德止為汪伯彥黃潛善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
知傳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后曰待依所請太后權

同聽政傳等抗言必欲立皇子后曰皇子方三歲太后以婦人之身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夷狄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正彥號哭固請后不聽傳等語言益迫太后還入門上遣白以事無可奈何須禪位上即所御椅子上作詔曰朕自即位以來強敵侵凌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宮可即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幾消弭天變慰安人情敵國

聞之息兵講好上書詔已遣人持下宣示二兇勝非至樓下呼傳幕屬將佐問之王鈞甫進曰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耳宣詔畢傳正彥麾其軍退勝非又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於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對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乞自苗傅始仍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勝非退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不可收拾矣他日傳等入對太后勞勉之傳等皆

喜由是臣僚獨見論機事賊亦不疑矣是日上移御顯忠寺甲申太后與魏國公垂簾朱勝非稱疾不出太后命執政詣其府勝非乃出是日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為睿聖宮制曰太上睿聖仁孝皇帝以權宜之計駐蹕吳江深慮敵人指為釁隙興師不已結禍彌深濫使無辜肝腦塗地退避大位傳於眇躬隆祐太后練達國家之務深得臣庶之情恭請垂簾同聽政事宜霈湛恩以宥多辟可大赦天下 丙戌赦書至平江

府節制軍馬張浚聞有赦慮時方艱危事變莫測諭守
臣湯東野遣親信官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
曰事變矣袖以示浚浚遂走入杭州伺其實時右司
員外郎黃槩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呂撫亦遣進武副
尉魏傳齋蠟書遺浚及呂頤浩言傳等叛逆之詳江
東制置使呂頤浩至江寧舍館未定忽奉內禪詔赦遂
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有兵
變承邁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於不得已

也其子抗侍側曰主上春秋鼎盛豈肯遽遜位于冲幼乎灼知兵變無疑矣顧浩即走入杭伺賊并寓書於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艱難之狀別以片紙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時有自杭州齎傳等檄文至平江者浚讀之慟哭乃決策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為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以兵至平江府浚初屯吳江縣傅等以其兵屬趙哲使俊

之鳳翔會統制官辛永宗自杭乘小舟至俊軍具言城中事將士洵洵俊諭之曰若等無譁當詣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籌畫至是浚至平江平江人大恐會俊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人馬盡付趙哲浚披衣起坐不能支持頃之湯東野直入浚問知其故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與謀事諭東野亟開門納之一軍遂定浚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行下俊亦大哭浚諭以決策起兵問罪

俊泣拜且曰此事須待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俊
哽咽首肯移時辛永宗趙哲至浚即同趙哲馳入張俊
軍撫諭且厚犒之人情大悅浚以蠟書諭呂頤浩劉光
世起兵狀又命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 己丑制以
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為明受元年先是傳乞改年號
劉正彥乞移蹕又二日傳正彥至都堂申言二事勝非
以移蹕為不可傳趣遣使勝非曰已議定朝夕行傳曰
人言炎字是兩火故多盜乞早改元勝非以奏太后曰

三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 節制平
江府常秀湖州江陰軍軍馬張浚言臣竊以當今外難
未寧內寇並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
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幼冲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僚
萬一強敵侵陵則二百年宋朝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
矣臣愚不避萬死伏乞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
祈請睿聖念祖宗委托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
勞親總要務據形勝之地求自安之計抑去微名用柔

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靜江左如
此則國家大計似為得之前密州州學教授邵彪見浚
于軍中浚問策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易特反掌顧
公處之何如耳浚曰張俊指天誓地願以死援君父之
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人可倚以辦事惟浚士
卒單弱恐不足以任茲事但呂樞密屯兵江寧其威望
為人所信向且通亮剛決能斷大事當為天下倡劉光
世屯軍鎮江兵力强悍謀議沈鷺可以倚仗浚皆馳書

往矣 是日呂撫書至江寧願浩執書以泣曰果如所
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張浚及諸大將約會兵 庚
寅提舉南京鴻慶宮黃潛善提舉西京嵩山嵩福宮汪
伯彥並責祕書少監潛善衡州伯彥永州並居住 置
行在都茶場出賣茶引紹興二年閏四月又置務場於
建康 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兼知建康
府呂頤浩言臣契勘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
兵柄二十餘年基禍流毒遂令徒黨為害近聞將相大

臣勦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紓臣民忿怒之氣但方今強敵乘戰勝之威諸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逸伏望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皇帝位親總萬幾然後駕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則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相大臣有無窮之福先是張浚欲遣辯士持書說二賊使無他圖以待諸將之集念無可遣者夜分不寐浚客遂寧馮轡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

虜陷鄜州 辛卯張浚遣馮輔赴行在浚為咨目具以
請主上親總萬務事稟朱勝非及與傳正彥書勉以事
當改圖不宜固執 壬辰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
上供和買紬絹歲為一百七十萬匹有奇請每匹折納
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許之東南折帛錢
蓋自此始 張浚被旨以所部赴行在浚奏辭新命且
遺傳等書云朝廷屢差官交割張俊人馬所遣官皆畏
避生事不敢任責浚度將士久從張俊且又率强悍捨

俊無以彈壓欲款賊使不致疑 癸巳初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既走鹽城縣收散卒得數千人聞上渡江以海舟還赴難至是次常熟張俊聞之馳見禮部侍郎張浚喜躍不自持曰世忠之來此事必辦浚與俊更相慶慰即遣使召之 甲午馮輜再見傅正彥于軍中從容白之曰輜為國家而來今已再日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正彥見輜詞色不屈即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傳耳語衆諭輜曰侍郎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

語甚遜翌日即遣還遺張浚書約浚至杭面議 呂頤
浩以勤王兵發江寧先是張浚三遺劉光世書諭以勤
王且遣叅議軍事楊可輔至鎮江促之光世不報 初
保義郎甄援在城中竊錄明受詔赦及二允檄書以出
至餘杭門為邏者所得苗傅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為
宗社立功奈何斬壯士傅嫚罵且詰其故援曰今誤國
姦臣多散處于外願齎將軍之文糾忠義之士誅漏網
以報將軍耳傅意解正彥曰此未可信即使人拘之居

數日防禁少緩援更衣踰牆而出至是見張浚于平江
援詭言嘗更服見睿聖皇帝于別宮上謂曰今日張浚
呂頤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力相輔語
令早來詞旨甚切浚微察其意不復窮問即遣詣張俊
軍俊與其將士聞之皆感慟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劉
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為說詞諸將人人自以為上
所倚望感泣爭奮由是士氣甚振 乙未衡州居住黃
潛善再責鎮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 呂頤浩引兵

至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金部郎中李迨自鎮江馳至偕行 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聞張浚遣人來被甲持刃不肯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遺書遣人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無憂世忠欲即進兵浚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事恐不測浚已遣馮轡甘言誘賊矣 丁酉馮轡至平江張浚得二賊

書率皆不情之語其中云苟可安社稷利國家救生靈
息兵戈傳等皆聽命馬柔吉王鈞甫亦同致書浚得之
即欲攜親兵至杭與賊面決張俊韓世忠皆告以賊知
主盟在公勢必加害願勿聽 戊戌韓世忠以所部發
平江張浚大搗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浚引諸將
至府園屏左右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衆皆曰我順
彼逆浚曰若違天悖人可直取浚頭顱歸賊聞以觀察
使求即日富貴矣不然一有退縮當以軍法從事衆皆

諾世忠發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甲士盡載其上軍
勢甚振浚慮傳等以偽命易置仍令世忠偏將張世慶
搜絕郵傳凡自杭來者悉投之水中 己亥張浚復遣
馮輜入杭移書傳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傳又遺
浚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
孰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書云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
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闕至於遜位之說
則必其子若孫年長以賢則託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

福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
伊尹霍光之任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賊矣凡為人
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
豈有是理也哉天之所興孰能廢之願二公畏天順人
無顧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不測猶愈於暴不忠
不義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所措置
事皆托他詞未敢誦言誅之傳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
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 辛丑內降

詔書畧曰永惟內擅之初恭奉太上之旨責躬避位事
理甚明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能曉授受本末弗計
宗社安危輕易以惑人心遷延而違詔命惟爾將帥士
民各宜體悉期救艱虞傳等聞張浚將起兵乃下是詔
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韓世忠為定國軍節
度使依前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新除捧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張俊為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
府二人皆以深曉內禪詔旨不受張浚誑誤故有是命

詔新除禮部尚書張浚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令平江府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中書舍人季陵當制有輕脫寡謀之語時兩宮音問幾不通太母忽遣小黃門至睿聖宮白曰張浚早來不得已郴州安置上方啜羹不覺覆羹于手初傳得浚手書即請絀浚右僕射朱勝非沮止之至于五六及是傳等至都堂見勝非具言浚見詆為逆賊所不能堪勝非見其悖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

呂樞密必無事矣傳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初傳正
彥日至都堂議事御史中丞鄭穀奏疏言臣訪聞朝廷
日近差除行遣多出御營都副苗傳劉正彥之意二人
出入都堂殆無虛日望戒諭將帥之臣無以私請干與
朝政太后出其章示傳正彥傳正彥銜之及是又請留
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貶又言浚特以私書與傳正
彥往來切磋而為忠義今峻責之是堅天下之疑心以
動四方之兵也不報穀遂遣所親奉議郎謝嚮變姓名

為賈人至平江具言城中事令遲重緩進使賊自遁毋致城中之變浚然之然韓世忠扼秀州張俊前軍在吳江賊氣奪矣時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總舟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浚又親作蠟圓書云不得驚動三宮聖駕浚書名張俊亦書名募人齎赴管軍左言等八人慮傳等因大軍之入或有他變書皆達是晚馮轡至臨平馬柔吉見之曰君尚敢來耶昨旦張侍郎有書來詞不委曲二公大怒且發兵出杭矣轡曰張

公無他意大率欲規正故不得不激切柔吉意少解夜
二鼓柔吉與輜俱縋入城翌旦與傅等議于軍中浚繆
為書遺輜曰浚近發苗都統書論列睿聖皇帝事反復
數百言適有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社稷初無不利
之心甚悔輕易未識體察否然浚無他也欲此忠義大
節終歸二公無使他人為之會見望致意傅等初謂有
他謀發書無異詞遂大喜輜由是得免 壬寅呂頤浩
軍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府道募

得三千人與俱至江江之北四十五里張浚乘輕舟
迂之道遇小舟得郵筒屏人發封乃浚郴州謫命蓋賊
以浚限截往來文字故更遣使臣自湖州轉遞以來浚
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呼書吏曰朝廷趣赴行在為
我申即日起發浚見頤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咨之頤浩
曰事不諧不過赤族頤浩曩諫開邊之失幾死宦官之
手承乏漕輓幾陷穹廬之域近者倉卒南渡舉室幾喪
今日為社稷死豈不甚快邪浚壯其言頤浩即召其屬

官李承造于舟中草檄而浚為潤色之初苗傅聞韓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保義郎亮于軍中以為質朱勝非聞之乃好謂傅曰今當啟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為矣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為安國夫人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嚴陞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粹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

俄而傳等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馮輜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在他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為然 癸卯太后詔睿聖皇帝宜稱皇太弟領天下兵馬大元帥復封康王皇帝稱皇太姪監國御營都統制苗傅副都統制劉正彥並賜鐵券時傅正彥聞勤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輜議復辟輜知其可動即見朱勝非白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

事當以淵聖皇帝為主睿聖皇帝嘗受淵聖詔為大元帥宜仍舊少主為皇太姪太后垂簾張遼退謂苗傅曰趙氏安矣苗氏危矣進士馮輔特補奉議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更名康國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為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為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遂以勤王所為名頤浩浚傳檄中外曰逆臣苗傅躬犬豕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為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

生同惡相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兇焰彌天迫脅至尊倉皇避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遠邇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况傅等揭榜闔市自稱曰予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

等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係傅等
偽命及專擅改元即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
乙巳制曰睿聖仁孝皇帝頃自靖康之初實總元帥
之重早緣推戴繼遂纂承比以強敵侵陵生民荼毒深
自損抑發於至誠若止仍太上之稱何以慰天下之望
今恭依太后聖旨請加上太上睿聖仁孝皇帝處分兵
馬重事 御營前軍統制張俊以勤王兵發平江殿前
都指揮使劉光世繼之呂頤浩與張浚餞于門外登樓

閱兵器甲鮮明士氣銳甚 丙午呂頤浩張浚以大軍發平江 丁未宰相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至都堂議復辟事勝非語之曰反正事已定日迎請朝廷百官皆有章奏公等可別作一章傳面頰發赤慚慙無語回顧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為和我今使命雖不通未嘗更遣遽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違勝非責之曰和我之使既無路可通況事已彰露州縣誰不知之且勤王之師未來者使是間自反正耳前日王淵不當作樞密人

情猶能如此今日之事孰為輕重不然下詔率百官與
六軍請上還宮公等六人置身何地正彥却立不對傅
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二將反覆責世修世修以言
逼傅傅不能荅勝非乃令堂厨具飯命世修即廡間草
奏持歸軍中自準備將以上皆書名勝非進呈太后極
喜曰吾責塞矣時顧浩浚大軍已次吳江王世修聞
之遣人至軍中云上已處分兵馬重事止王師屯秀俾
顧浩浚以單騎入朝顧浩奏曰臣等所統將士忠義所

激可合不可離願提軍入覲傳等計窮益懼是晚苗
傳劉正彥復至都堂見朱勝非請詣睿聖宮見上謝過
上乃賜韓世忠手詔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
此極安寧苗傳劉正彥本為宗社始終可嘉卿宜知此
意徧諭諸將務為協和以安國家傳等退以手加額曰
乃知聖天子度量如此遂遣杭州兵馬鈐轄張永載持
詣世忠世忠得之謂永載曰主上即復位事乃可緩不
然吾以死決之傳等大恐金人陷京東諸郡徐州

武衛都虞候趙立聞敵北歸鼓率殘兵邀擊于外斷賊
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詔立權知徐州事
金左副元師宗維聞上渡江徙濟南叛臣劉豫知東
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而以其子麟知濟南
府自舊河以南皆豫所統也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
勝非等言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到
都堂諭以今國家多事干戈未弭當急防秋之計睿聖
皇帝宜還尊位總攬萬幾苗傅等一皆聽從太后詔曰

吾近以睿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國家艱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亟欲歸政今覽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上始御殿百官起居上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廊搢笏掖上乘馬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衆情大悅上及太后同御前殿垂簾下詔曰朕顧德弗類遭時多艱永惟責躬避位之因專為講好息民之計今露章狎至復辟為期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

元子有踐祚纂承之託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
嗣君宜立為皇太子

龜鑑曰方苗劉之猖獗也杜鵑之詩聞者傷心投鼠
之舉勢不可亟其事至難處也在內則有朱勝非李
炳鄭穀以正大之理折其鋒在外則有張俊韓世忠
劉光世勤王之師挫其銳取日虞淵洗光咸池二兇
以三月癸未至四月戊申反正凡二十
六日而平蓋張忠獻倡義之功居多焉

呂頤浩張浚次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迓之具言傳
等用意姦回當益為備頤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君父
廢辱一行將佐力圖興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握兵居

內包藏姦謀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諸公勉之漢
翟義唐徐敬業之事可為戒也夜有刺客至浚所浚見
而問之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為賊用顧為
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以姓名不告而去
翌日浚取郡囚當死者詭言刺客斬以徇 己酉御營
使司都統制苗傳為淮西制置使副都統制劉正彥副
之 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 宰執朱勝非顏岐張澂
路允迪皆乞罷上不許 御筆張浚除知樞密院事浚

時年三十三國朝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淮西制置使苗傅副使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為陣於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引世忠兵出戰世忠率將士當前力戰張浚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却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澤騎不得騁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者必斬之頤浩在中軍被甲

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傳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顧浩等進兵北關傳正彥見之曰請設盟誓兩不相害上賜金勞遣傳正彥退詣都堂趣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傳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遂夜遁尚書省檄諸道捕傳等世忠俊光世馳入城至行宮門閤者以聞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浚繼至並見于內殿上嘉勞久之 辛亥太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

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咸以手加額班退勝非留身乞
罷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國家厄會君與相當之以陞
下聖德尚避位二十餘日臣實何人豈可苟安相職上
曰卿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頓首謝願浩浚既見上遂
召趙哲李迨楊可輔辛道宗李承造王圭等俱對上特
召浚至禁中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
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浚皇恐謝上欲倚浚為相浚
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手執工部

侍郎王世修以屬吏并拘其妻子詔制置使劉光世鞠其始謀以聞苗傅犯富陽縣遣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壬子上初御殿受朝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傅劉正彥引兵遁走乞行下諸州生擒傅正彥者白身除觀察使不願就者賞錢十萬緡斬首者依此捕獲王鈞甫馬柔吉張達苗瑀苗翊並轉七官其餘一行官兵將校並與放罪一切不問仍多降黃榜曉諭從之執政奏事畢朱勝非再留身乞罷上未許勝非曰臣

若不去人必以為有所壅蔽臣去之後公議乃見上問
可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二人
孰優勝非曰頤浩練事而麤暴浚喜事而疎淺上曰俱
輕浚太少年勝非曰臣向自蘇州被召軍旅錢穀悉以
付浚後來勤王所事力皆出於此此舉浚實主之勝非
拜辭將退上曰即今更押卿赴都堂令劉光世韓世忠
張俊等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勝非曰臣聞唐李晟平
朱泚之亂奏云謹已肅清宮禁祇奉寢園當時寇汙宮

禁嚴擊出之故云肅清今陛下還宮已數日將士直突
呼呌出入殿門誠為不知理道勝非退見光世已下于
都堂世忠曰金人固難敵若苗傅但有少許漢兒何足
畏者勝非曰請太尉速追討毋令過江於是御史張守
亦論勝非等不能思患而預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
中不出 癸丑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罷為觀文殿大學
士知洪州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守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 門下侍郎顏岐尚書右丞張

澂並罷岐提舉南京鴻慶宮澂知江州兼江東湖北制
置使 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提舉醴泉觀兼侍讀

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邴守尚書右丞 鄭穀進簽書樞

密院事 監察御史陳戩奉詔審鞠王世修于軍中世

修言先伏兵斬王淵繼殺內官然後領兵伏闕脅天子

禪位此皆始謀實情戩以聞詔斬世修于市 苗傅犯

桐廬縣 甲寅殿前都指揮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

務劉光世為太尉御營副使先是御營副使皆以執政

為之比光世還朝上議擢光世樞筦既而改命御營
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充御營左軍都統制御營前軍統
制張俊充御營右軍都統制 斬御營中軍統制官吳
湛上以湛佐二叛為逆諭韓世忠使圖之世忠詣湛與
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出詔戮湛於市以統制官辛永
宗為御營中軍統制 乙卯赦天下舉行仁宗法度錄
用元祐黨籍即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
條約聽從寬係石刻黨人並給還元官職及合得恩澤

應諸路上供木炭油蠟之類有困民力非急用之物並
罷丙辰苗傅至白沙渡所過焚橋梁以遏王師劉光
世遣其前軍統制王德助喬仲福討之丁巳先是右
司員外郎黃槩應詔薦朝奉大夫趙鼎遂以鼎行尚書
司勳員外郎詔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
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兵官交通假貸餽遺及干
預朝政如違並行軍法苗傅犯壽昌縣所至虜居人
黥以為軍戊午通判湖州張燾應詔上疏大畧謂人

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胃中之誠有未脩乎又言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捨而已夫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乎又言防守大江烏合之衆不諳戰陣又言侍從臺諫至國家大事則坐視而不言又言巡幸所至不免營繕重困民力時論以為當統制官喬仲福追擊苗傅至梅嶺與戰敗之傳走烏石山 庚申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頤浩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仍兼御營使尚書右丞李邴改叅知政事時言者復引
司馬光併三省狀請舉行之詔侍從臺諫議御史中丞
張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衆徒為紛紛既而
頤浩召從官九人至都堂言委可遵行悉無異論頤浩
乃請以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
書侍郎並為叅知政事尚書左右丞並減罷自元豐改
官制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復

之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
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
宣仁垂簾大臣覺其不便始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
事歷紹聖至崇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下既相同進公
事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廢也及是上
納頤浩等言始合三省為一如祖宗之故論者韙之
宰相呂頤浩知樞密院事張浚言今天下多事乞命庶
寮各舉内外官及布衣隱士材堪大用之才擢為輔弼

協濟大功詔行在職事官各舉所知以聞 權罷祕書

省

紹興元年二月復置

廢翰林天文局

紹興二年七月復置

并宗正寺歸太

常

紹興三年六月復置少卿五年閏二月復置寺

省太府司農寺歸戶部

紹興三年

五月復太府十一月復司農

鴻臚光祿寺國子監歸禮部

紹興三年六月復國

子監二十三年二月復光祿寺二十五十年月復鴻臚寺

衛尉寺歸兵部太僕寺歸

駕部

並不復置

少府將作軍器監歸工部

紹興三年十一月復將作軍器惟少

府不復

皆用軍興併省也

減尚書六曹吏自主事至守

當官凡六等定為九百二十人 苗傳犯衢州守臣胡

唐老據城拒之會大雨雹城上矢石皆發不克攻遂引去丙寅苗傳犯常山縣丁卯上發杭州留簽書樞密院鄭穀衛皇太后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世忠入辭白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亟首以獻也上曰能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為宗社刷恥戊辰苗傳犯玉山縣庚午詔天下帥臣監司守令采訪寓居文武官有智謀及武官武藝

精熟者具名以聞量材錄用 辛未苗傳屯沙溪鎮統
制官喬仲福王德乘間入信州會統制官巨師古自江
東討賊還與仲福會傳未至信州十里聞官軍在遂還
屯於衢信之間初韓世忠喜德之勇驚欲使歸其麾下
乃令腹心健將陳彥章圖之德與彥章適會于信州同
謁郡將彥章進揖德頗倨彥章怒拔刀刺德不中德奪
刃殺之 壬申制以皇子魏國公專立為皇太子 丙
子初定兩省吏額丁丑初定尚書省吏額 御營平寇

前將軍范瓊自壽春渡淮遣騎卒五人之廬州從安撫使胡舜陟責贍軍錢帛舜陟執斬之遣一騎還報諭之曰將軍受命北討今棄而南自為寇吾豈竭生靈膏血而為汝資宜急去舜陟又檄諸郡勿給其糧瓊遂渡江之洪州屯駐 五月戊寅朔上次常州詔知樞密院事張浚為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北路為所部初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上許之 詔英州安置黃潛善降

充江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汪伯彥降充寧遠軍節度副使並即其州安置始潛善之斥也其兄潛厚以分司居道州潛厚聞命徑歸邵武軍朝廷聞之為降守臣張髦一官潛厚乃去 庚辰江浙制置使周望引兵至衢州而苗傅與其徒犯江山縣傅之軍行也常以王鈞甫馬柔吉將赤心隊為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上命諸將以罪止傅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柔吉張達餘皆罔治赤心軍士聞詔寬大乃叛傅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

率赤心之衆降於望望使人受降書未幾其前軍統領
官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
降賊黨大懼詔以翼為翊衛大夫温州觀察使傳等聞
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上世忠聞之恐其滋蔓閩廣
乃自浦城捷出以邀之 辛巳上次鎮江府翰林學士
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御筆令守臣併張慤致祭
上諭執政以慤古之遺直東忠諫而死皆厚卹其家焉
癸未翰林學士滕康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康既秉政張浚西行之議遂格 甲申中書舍人張恣
罷恣初入見言上即位以來無纖毫之失上謂大臣曰
自古人君不患無過患不能改過耳恣諂諛如此豈可
置之從班乃落職宮觀 乙酉上至江寧府駐蹕神霄
宮 御筆建康之地古稱名都其以江寧府為建康府
起復朝散郎洪皓為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充大
金通問使 丁亥苗傅寇浦城縣時御營副使司前軍
統制王德既殺陳彥章欲與韓世忠戰世忠曰苗劉未

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忠將至浦城北四十里與傅正彥遇于漁梁驛正彥屯溪北傅屯溪南踰溪據險設伏相約為應世忠率諸軍力戰驍將李忠信趙竭節恃勇陷陣右軍統制官馬彥溥馳救死之賊乘勝至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挺矛而入正彥望見失聲曰吾以為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却世忠揮兵以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傅棄軍遁去已丑初薛慶既據高郵兵至數萬人知樞密院

事張浚聞慶等無所係屬欲歸麾下親往招之浚渡江
斬賽以兵降及是至高郵入慶壘從者不滿百人浚出
黃榜示以朝廷恩意慶感服再拜 辛卯詔太史局天
文官許將帶學生內中止宿以備宣問天象 乙未知
樞密院事張浚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初
薛慶欲求厚賞乃留浚三日而外間不知謂浚為慶所
執浮言胥動真州守臣以聞呂頤浩與李邴滕康共議
罷浚樞筦 己亥都省言自兵興以來天下多事四方

文移增倍於前日宰執精力疲耗於案牘而邊防軍政所當急者反致稽緩此無他中書別無屬官故也望用熙寧故事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二員分書六房事省左右司郎官二員從之是日苗翊率衆出降復用其將孟臯計欲遁之溫台裨將江池聞之殺臯擒翊降于制置使周望有舉子程安者崇安人時敵在傳軍為傳謀與苗瑀張達收餘兵入崇安縣統制官喬仲福王德共追之盡降其衆傳夜脫身去變姓名為商人與其

愛將張政亡之建陽縣土豪詹標覺而邀之留連數日
安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執以告南劍州同巡
檢呂熙熙以赴福建提點刑獄公事林杞杞懼政分其
功與熙謀使護兵殺政崇安境上自以傳追世忠授之
遂檻赴行在 辛丑張浚自高郵至行在復以浚知樞
密院事浚辭曰高郵之行徒仗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
然身為大臣輕動損威其罪莫大詔不允遂以慶守高
郵軍上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勾踐焦思

先吾身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蠶臣 丙午命諸
路漕臣勘磨常平失陷錢物具數申尚書省仍椿收以
待詔用 丁未尚書省請以江池饒信州為江州路建
康府太平宣徽州廣德軍為建康府路並以守臣充安
撫制置使其江州守臣更不帶江東湖北字入銜從之
京西北路制置使翟興擊叛將楊進殺之遂復西京
六月戊申朔東京留守杜充兼宣撫處置副使節制
淮南京東西路 己酉上以久雨不止慮下有陰謀或

人怨所致以諭輔臣於是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上曰宰執豈可容易去位來日可召郎官以上赴都堂言

闕政

臣留正等曰周書言三公變理陰陽漢故事遇災異則策免三公蓋以變理愛人而至於致災宜其不免於咎大上皇帝以久陰霖雨不止宣諭宰執不及其它獨使名郎官以上言已之過失而將以收人心召和氣銷天變此宋景公所以退星舍而子韋之所以賀延壽也聖德如此

御史中丞張守言陛下罪已之詔數下矣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爾倘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譴告警

懼非誘掖陛下以啟中興之業乎先是守為副端嘗進修德之說疏凡三上且曰願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宮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膾肉酪漿之味服細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要如舜之兢業湯之危懼大禹之菲惡文武之憂勤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天之

不助順者萬無是理也及是又申言之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觀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中書舍人季陵言臣者君之陰妻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城邑丘墟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心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邪臣觀廟堂之上無擅命之臣惟將帥之權太盛宮闈之內無女謁之私惟官寺之習未革且陽為德陰為刑常雨常寒陰道太盛陛下

正當修德以應天能制將帥乃德之剛能抑宦寺乃德之正事宗廟以孝禁盜賊以義謀國以智安民以仁如此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吏部侍郎劉珏言北戎強大陰盛陽微故陰雨為災此羣臣所共知也若乃孝悌通神明至誠動天地此陛下所宜知羣臣未嘗言也願陛下精禱於天詳見於事揭為臺觀以表望思時遣使人以伸祈請則孝悌之道至矣陛下有仁聖之資而二三執政專為蔽塞願取建炎以來所下詔令叅稽而

行則至誠之道著矣此感人心銷天變召和氣之大者也上嘉納之司勳員外郎趙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肆為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寧初蔡京託名紹述盡祖王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享廟庭而京之黨未放臣謂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氣哉上納其言遂罷安石配享癸丑詔諸路帥臣監司郡守許招來材武之士官為給食仍量材錄用乙卯詔軍興以來忠義死節之家令中書

省樞密院籍記姓名優加存卹訪其子孫量材錄用

丙辰苗傳後軍部將韓雋陷光澤縣傳之敗也雋以兵趣邵武軍入城焚掠趣建昌軍守臣方昭率衆守備賊一夕遁去進犯撫州入城縱掠又攻湖口縣渡江至蘄州會劉光世駐軍江州遣人招雋雋往見光世因更名世清號小韓尋詔世清添差蘄州兵馬鈐轄 庚申隆祐皇太后至建康上率羣臣迎于郊外 辛酉上手詔以四事自責一曰昧經邦之遠圖二曰昧戡難之大畧

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命出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丙寅罷江浙荆湖閩廣增置射士三分之一既而言者以為無益乃罷武尉不數年而所增射士盡廢之丁卯右司諫袁植罷初植請再貶汪伯彥而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朱琳等九人上曰渡江之役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歸罪大臣植乃朕親擢雖敢言至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呂頤浩曰聖朝弼臣罪雖大止貶嶺外昭盛德可以祈天永命植

發此念已傷和氣滕康曰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
乃下詔畧曰朕親擢袁植置之諫垣意其補過拾遺以
救闕失而植供職以來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宜戒
可出知池州明日康見上曰大哉王言太祖以來未嘗
戮大臣國祚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善卒于梅
州尚書司勳員外郎趙鼎行右司諫監登聞檢院呂
祉守右正言祉上疏論致治之要以聰明為本持養之
道要在有益於聰明者為之勿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

也有損於聰明者去之勿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疏
入上召對祉復進三策其一曰自古撥亂同於創業之
君其二曰自古得天下必以人心之同其失天下必以
人心之異其三曰乞付諸大將以節制之權上悉嘉納
遂有是命罷諸州新置州學教授員癸酉樞密院
言自兵興至今軍政事務倍於平時欲依祖宗朝置檢
詳官兩員序位在左右司之下編修官四員止存一員
依舊看詳條法從之甲戌上自神霄宮入居建康府

行宮 御史中丞張守試尚書禮部侍郎守嘗論呂頤
浩不可獨任而張浚不宜西去上不然之會有旨以東
京糧運不繼復命梁揚祖為發運使專切措置糧運以
餉中都權給事中劉寧止言其不可詔以次宮書讀行
下遂命起居郎綦崇禮兼權給事中守言揚祖不可用
請罷之中書舍人李陵亦封還錄黃論揚祖前為發運
使未及半年而中都之人至於相食此則揚祖之罪孰
謂揚祖知首尾乎守再上疏論列不報疏三上揚祖乃

請奉祠守言揚祖以自請得祠是臣在憲臺言無可采
因乞補外遂有是命守力辭不拜上命呂頤浩召守至
政事堂諭以正士不宜輕去朝廷守乃受命 中書舍
人范宗尹為御史中丞首言設若敵騎深入當以控扼
之事責之將相陛下姑引而避之中書舍人季陵亦言
建康陛下所當守亦敵人所必攻九江上流有建瓴之
勢淮南諸郡有唇亡之憂臣願陛下為馬上之計 乙

亥金人陷磁州 秋七月辛巳韓世忠軍還執苗傅劉

正彥苗翊詣都堂審驗畢磔于建康市梟其首正彥臨
刑瞋目罵傅曰苗傅匹夫不用吾言遂至於此 癸未
御前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為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
度使賞平苗劉之功也上遣使賜世忠金合且御書忠
勇二字表其旗幟又封其妻梁氏為和國夫人制曰智
畧之優無媿前史給內中俸以寵之將臣兼兩鎮功臣
妻給俸皆自此始 范瓊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
時瓊自南昌入見故以命之 殿中侍御史王庭秀知

筠州右司諫趙鼎行殿中侍御史先是庭秀論呂頤浩
除擬不公故有是命右正言呂祉奏曰朝廷今日緣論
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
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
置身無過之地如或不悛黜之何惜 甲申詔曰朱勝
非頗岐張激路允迪當軸處中荷國重任而不能身衛
社稷式遏兇邪方逆臣亂常之日恣其凌肆以紊機衡
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孔子以為焉用彼相今二兇既

誅典刑斯正勝非之徒盍論其罰於是勝非自觀文殿
大學士知洪州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岐落資政殿學
士依舊提舉南京鴻慶宮允迪自資政殿學士淮西制
置使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澂自資政殿學士江州路
制置使坐朋附二允責授祕書少監分司西京衡州居
住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訟王德擅殺其將陳彥
章詔德除名郴州編管丙戌范瓊引兵趨闕入見知
樞密院事張浚奏瓊大逆不道罪惡貫盈呼吸羣兇布

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上許之遂以張浚兵擁縛付大理使劉光世撫其衆曰所誅范瓊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遂以八字軍還付洮州王彥餘兵分隸御營頃刻而定

大事記曰蓋自宣和未羣盜蠱起建炎以來祝靖薛廣党忠閭僅王存之徒雖皆招安而淮寧山東河北之盜皆擁兵數萬拱州之黎驛單州之漁臺亦有潰卒數千趙萬襲常州張遇焚真州丁進犯壽春桑仲據襄陽戚方犯鎮江楊勅犯處州劉超據荆南王闢犯房州崔增犯太平州張用據桂陽軍趙延壽犯德

安軍皆隨滅隨起甚而范瓊召見朝不肯釋兵則天子之兵皆盜矣所幸事變興而人才見保護聖躬勝非之力居多倡義勤王張浚之力居多故一月而除二兇而范瓊之謀逆浚又與劉子羽謀之府中之文字夜成廡下之黃紙旦出瓊遂就擒三大奸既除而內盜始息矣

元懿太子粵薨年三歲詔輟五日朝 戊子簽書樞

密院事鄭穀薨于位穀執政甫百日上甚悼之謂大臣

曰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穀訃至殆不能釋也 己丑

資政殿學士王絢參知政事試兵部尚書周望同簽書

樞密院事 庚寅鄉貢進士李時雨上書曰臣竊聞皇

太子服藥不痊事之既往夫復何言而承嗣之道理不可後為今之計欲乞暫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太子事以係屬四海增重朝廷候陛下皇太子長成畀之東宮則以一王封視皇子亦不為嫌也伏望陛下斷以不疑而力行之書奏詔日下押出國門建炎以來言儲嗣者蓋自時雨始 辛卯詔諫院別置局不隸後省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元豐初用唐制置諫官八員分左右隸兩省至是始復之如祖宗之故 升杭州為臨安

府 壬辰詔范瓊就大理寺賜死 丁酉鑄三省樞密
院銀印 庚子尚書戶部侍郎湯東野試工部侍郎兼
知建康府時建康府寓治保寧僧舍而江浙制置使韓
世忠屯蔣山逐守臣連南夫而奪其治寺殿中侍御史
趙鼎言南夫緩不及事固可罪然世忠躬率使臣排闥
而入逐天子之京尹此而可為孰不可為矣願下詔切
責世忠而罷南夫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此為兩得上
曰唐肅宗興靈武諸軍草創得一李勉然後知朝廷尊

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乃降南夫知桂州而以東野知建康府戍兵故皆羣盜喜攘奪市井東野峻法繩之不少縱民恃以安 知樞密院事張浚以精兵千五百人騎三百發行在賜度僧牒二萬紫衣師號五千為軍費上賜川陝官吏軍民詔曰朕嗣承大統遭時多故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正賴中外有位悉力自效共拯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浚往諭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祖宗積累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徇

國母貽名教之羞同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茂賞以答殊勲浚辟知秦州劉子羽叅議軍事尚書考功員外郎傅雱兵部員外郎馮康國主管機宜文字忠州防禦使王彥為前軍統制彥將八字軍以從太學博士何洋閤門祇候甄援等俱從行康國將行往辭臺諫趙鼎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自邊事外悉當奏稟益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 壬寅詔迎奉皇太后率六宮往豫章且奉太廟神主景靈宮祖宗神

御以行以叅知政事李邴簽書樞密院事滕康並為資政殿學士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東京留守杜充同知樞密院兼宣撫處置副使呂頤浩張浚薦之也仍命充總兵防淮 八月戊申環慶經畧使王似言方今用兵之際關陝六路帥乞用武臣呂頤浩曰臣少識種諤眇小而為西夏信服今之武帥類皆鬪將非智將罕見如諤之比杜充曰方今艱難帥臣不得坐運帷幄當以冒矢石為事上曰王似未知武臣少能知義理若文臣中

有智勇兼資練達邊事如范仲淹者豈必親臨矢石何
為多藉武帥 己酉移浙西安撫司於鎮江 壬子權
知三省樞密院事李昉提舉杭州洞霄宮權知三省樞
密院事滕康進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吏部尚書劉珣權
同知三省樞密院事仍許珣綴執政班奏事 丙辰奏
祠部度牒改用綾紙做茶鹽鈔法用朱印合同號仍增
綾紙工直錢十緡通舊為百二十緡自治平末年始鬻
度牒渡江後軍興費廣用度多仰之舊以黃紙印造故

偽者易為至是戶部郎中朱異等以為言始有是命

辛酉廣州州學教授林勲獻本政書十三篇勲以為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 癸

亥兩浙轉運副使王琮罷仍奪職坐不刊行資治通鑑板本也始范冲刻是書垂成而去琮至遽罷之言者劾琮指司馬光為姦人謂通鑑為邪說必欲毀板恐其流傳故有是命 乙丑權東京留守判官程昌寓自京城

還蔡州初杜充既去昌寓以無糧不可留引所部還蔡
副留守郭仲荀亦引餘兵歸行在遂以京畿轉運副使
上官悟權京城留守自悟權留守後命令不復能行留
守司名存而已 上謂輔臣曰國用匱乏政以所費處
多呂頤浩曰用兵費財最號不貲故漢文帝不言兵而
天下富上曰用兵與營造最費國用深可戒也

臣留正等曰漢武帝外事四夷內侈宮室剝民之膚
極矣及盜賊蜂起乃始封宰相以富民侯顧奚益哉
太上皇帝以用兵營造為蠹財之戒其有鑒於斯乎
然臣嘗竊議之二者為財用之蠹雖均宮室之奉所

當深戒師旅之興有出於不得已者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而乃講武于上林聚兵於廣武豈靳營造而輕于用兵哉蓋應敵之備不得不然也太上皇帝在位三紀臺榭苑囿無所營繕內帑所積甚富及賊亮南侵餽餉賞犒之費盡出於此而民不知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而後知聖慮无一日不在斯民也

甲戌禮部尚書曾楙為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張為翰林學士先是殿中侍御史趙鼎入對論守無故遷上曰以其資淺鼎曰中丞臺綱所係豈計資耶且革官無他過願陛下毋沮其氣時上每除言官即置

簿考其所言多寡鼎熹臺諫三月而言四十事上皆
以之 閏八月戊寅知平江府孫覲罷以言者論覲嘗
以明王安石常平聚斂之法也時覲在平江拘催民間
小寧以來青苗積欠民苦其擾上聞亟下詔除之 乙
巳詔諸路復置提舉常平官指揮勿行用殿中侍御史
心鼎疏也 己丑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
頔浩進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充守右僕射並同平
章事兼御營使 叅知政事王絢兼御營副使 淮東

副總管靳賽以所部詣劉光世降光世因以為將就統
其軍人人皆喜 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臣伏觀詔
書以敵人侵凌備禦不給遂有移蹕之意右顧岳鄂左
趨吳越安危利害下訪羣臣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
事不諫既往不咎今臣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蓋謂建
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
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故也一昨陛下以親
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

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
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
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敵兵深入陝右遠破京西漫不治
軍畧無扞禦盜賊橫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塗地
怨氣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
物糜費不貲猥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相謂中興
虜騎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間又
復流血逮及反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為久圖百度頽弛

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惟
務遠逃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
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為陛下計
當如何而黃潛善汪伯彥顏岐顧以乳嫗護赤子之術
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
重愛也曾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兢業嗣守不敢
墜失今也宗廟為草莽堙之陵闕為畚鍤驚之堂堂中
華戎馬生之赫赫帝圖盜賊營之本初嗣服既不為迎

二帝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至于今德義不孚而號令不行刑罰不威而爵賞不勸巡幸所至民以淮甸為戒駐蹕所在人以敵至為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翠華之省方無已若不更轍以救危亡則人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羈栖山海跋履崎嶇臣恐非所以為自全之計也為今之策願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金人以小狄猖獗薰汙中華逆天亂倫扶立僭偽用夷變夏俾臣作君朕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

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
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按
行淮甸上及荆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之士
必雲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響應而颺起臣不自
量每切歎憤輒為陛下畫七策為中興之術其一曰罷
和議而修戰畧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
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
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宮南仲為東宮

官歸依右丞李邦彥邦彥其時方被寵眷又陰為他日之計既而淵聖嗣極而邦彥為次相金人遽至城下遂獻和議南仲因附邦彥而沮种師道擊賊之謀於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幾會一去國論紛然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邦彥以報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根株膠結寧誤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為也若以為強弱之勢絕不相侔縱使向前萬不能抗則

自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貪狄知我有含怒必鬪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北狄至澶州王欽若陳堯佐請幸吳蜀惟寇準勸征及成功之後欽若等羞恨無以藉口則惑真宗曰當是時寇準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為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為愛

金史卷八十八 食貨志第八
君而寇準之功為幸勝矣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
務既定議講武則其餘庶常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
臺以區處之今百司庶府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
為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
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
四方供貢久不入于王府往往為州郡以軍興便宜截
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觀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十
萬惟以推貨鹽利為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置行宮或

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
耆哲諳練大臣總臺諫守成法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
易量留兵將以為營衛命戶部計費調度以給之陛下
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為宸居
至於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於
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
以歲月量入為出何患無財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夫大
亂之後風俗靡然躬率而不變之者則在陛下夫治兵

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戡大憝不為退計者乃孝
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幣不恥卑辱冀幸萬一者
為孝弟之虛文也屈已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畧
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
見既見則不能由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
下之士姑為禮貌外示美名者為求賢之虛文也聽受
忠鯁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
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稱善泛受其說合意則喜之

不合則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惡其切直而用
他事遷徙其人者為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才智必能
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
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
將之實也庸奴下才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賊與
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
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實用命之功者
為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

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
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
悍悖之習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酋虜
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
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
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
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
為治軍之虛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

之人使久於其官懲革弊政痛刈奸賊以除民害雖軍
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寬卹之政實被於民固結百姓
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音出於上虐吏
沮於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贍軍
則厚哀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須之具
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奸弊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稅
租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為愛民之虛文也
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

其間則為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
為肉為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陛下載黃屋建幄殿
質明輦出房帷尾金鑪夾侍兩陞仗馬衛兵儼分儀式
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
搢笏出奏司晨唱辰正則駕入而仗出矣此則為天子
之虛文也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衛單弱國威稍
挫臣嘗言乞於諸路抽揀禁軍充御營正兵厚其月廩
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

弭則又命福建團結鎗仗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以俟
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起諸州撩湖捍海等兵盡付水
軍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閒田給養命廣西及
辰沅鼎靖於見教峒丁中簡其精銳分番起之屯戍襄
漢以京西淮南荒廢無主之田為屯田招集兩河山東
諸路流徙之人畧依古法均節之擇強壯者訓習武藝
使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自奮者因
以任使於是時而兵不强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

之天命無所復為矣其五曰定根本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謂也按南渡六朝之遺迹則舍建康不可雖然欲謀進取則非堅坐不動之所能臣切謂惟荆襄為勝誠能屯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并施黔獠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以正軍緯以弓手民軍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進取之基立然後陝西聲氣血脉通達而騎卒可至川廣之富皆猶外府易以拱把臣願陛下先

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堠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為輿衛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緩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挺刃之餘民至于荆襄規模措置為根本之地猶漢高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雖巡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為重誠能堅忍聳厲坐薪嘗膽悠久為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光武之事皆為妄言以欺後世無足信矣其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帝王為治之道

惇睦宗族強本弱枝所以鞏固基圖紹延佑命原其用心蓋以天下為公而不以為私分也今宜於同姓中不間親疎選擇賢才布之中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衆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敵戡難之功者宜漸為茅土之制星羅而棊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讎敵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尚此其衆則其撲炎火之橫心立異姓之逆謀庶其少息乎其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紀綱

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紀綱以法祖宗一君子
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
立而於君子為難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
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
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
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
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
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

小人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輸之夷狄耶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當今日否塞之氣充牣於中原陰長之滋勃興於夷狄非得希世異材上下内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復而否何由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又曰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今儒學衰息未有巨賢碩德屹乎朝廷以收運籌

指蹤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為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數人者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种師道之廝役況望古昔名將乎而偃蹇厖然當負重寄使平寇盜尚或未能豈敢冀其向敵人發一天也自愧無以塞責則大言詭論以上欺睿聽慢辭倨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致耳敵人方強不可與爭鋒必退避自保乘時而動又不鈐勒其衆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覆循環無有窮已其為國家之害豈文臣所

敢望哉臣願陛下委大臣以腹心待近臣以禮貌常使
南衙朝士氣勢重於此曹天下抱才自愛之人必願立
於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為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
者矣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軍於簾外倒杖聲喏
而過今見其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不已陛下
不為之別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亦將何所不
至哉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
之士而舍浮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

熙寧以前皆守此道至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絕滅史學倡說虛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適於實用今乃有身為從官而自陳磨勘乞覃恩轉官不以為恥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得必患失遺其親後其君背叛篡奪便可馴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萬化之原本於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之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汙者屏矣崇行義

則奔競者息矣。旌能實則謬誕者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至於文辭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宜任用以為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顏博文佞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為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肱之召本為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故廉恥道消四維大壞則社稷隨之陛下何利焉。此綱紀國家之三事也。孔子曰自古皆有

死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於易死疑若太過鄙夫陋
儒以智詐譎詭為術者必忽此言然真宗澶州與契丹
結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先動宣和宰相王黼
一旦敗盟舉兵結遠夷伐與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
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金人得以藉口
夫金人何憾於我哉皆契丹碁之假手借兵報滅國之
怨耳失信之禍乃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為過而近日
以來朝廷失信於民尤甚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行

如所謂已差下人別與差遣承受既數奉行實難不曰畧與應破指揮則謂不晚必又更改近在朝廷尚有此風遠而四方從可知矣百姓雖愚然習於知見必謂朝廷之令率皆誑我是心一萌姦雄得以誘之矣此綱紀國家之四事也郡守縣令者親民之官監司者統臨州縣之長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近日以來朝廷移易郡守監司無月無之殆不可勝紀謂其不才而罷之耶則曷若考慎於未命之前也顧

恐未必然特出於用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潰兵劇賊徜徉乎其間戎務軍須交制乎其上朝廷憂勞歎息而未能救尚忍不為擇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以撫綏之乎此綱紀國家之五事也臣夙夜思之得此七策於當世之務雖不能盡亦可見大畧矣惟陛下動心加慮反覆而考焉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以為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乎往者雖不可復追不當謂不可為者而遂已也今年之春雷電大震白虹

貫日中有黑子錢塘之禍實先示象迺閏月金犯大火
芒怒赫然九月朔旦日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患預防之
行明堂遂虛陽德大弱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枉六飛
人知陛下無興復之志威權日削無可瞻望投戈四起
孰能止之今尼瑪哈之強未如秦其得罪於中國無人不
怨則有甚於始皇之於六國也東南形勢控帶江山兼
有吳楚之地坤維嶺海提封自如非如湯以七十里而
起也而乞憐偷生之勢乃甚於楚之為奉役此臣所以

日夜憤懣為陛下痛惜而傷大臣之過計也誠欲北向而有為臣將見鋤耨慘於長鍛奮臂威於甲兵舉四海惟陛下之用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為與不為耳五路事宜張浚已行措置今能使淮南荆襄肘臂相應山東合從則金人所守者數千里之地兵分勢合批穴擣虛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以十年為期陛下必能掃除妖氛一清天步修上京之廟貌拜輦雒之神臯遠迂父兄歸安鳳闕再新儀物永固皇圖巍然南面稱宋中興其與

惕息退藏蹈危負恥豈不天地相絕哉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 辛卯命尚書右僕射杜充領行營兵守建康韓世忠守鎮江府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光世仍受充節度辛巳宗守吳江縣陳思恭守福江口王瓊守常州 壬辰監都進奏院周元曜自京太廟奉迎藝祖以下神位九室往臨安元曜言升暘宮掛牌降甘露上謂輔臣曰元曜前態未革諂諛如此可勿令上殿 已亥詔減福建廣南路歲買上供銀三分之一以寬民力

詔諸路制置使惟用兵聽從便宜餘悉禁止 庚子

從官以下先行是夜大雨上慮禁衛勞苦焚香禱天詰
朝雨霽 壬寅上幸浙西初太白犯前星次逼明堂纔
一舍上心甚懼至是稍北復歸黃道上語宰執曰天之
愛君猶父之於子見其過告戒之及懼而改則益愛之
王絢曰今夜必益遠既而果然 劉光世上書言受杜
充節制有不可者六上怒趣令過江且詔毋入光世殿
門光世惶恐受命光世以便宜復郴州編管人王德充

前軍統制時江浙人皆倚充為重而充日事誅殺殊無
制禦之方識者為之寒心焉 甲辰上次鎮江府叅知
政事王絢言此陳東鄉里上命以金賜其家 宣撫處
置使張浚自建康至襄陽留二十日召帥守監司令預
儲蓄以待上西幸浚方搜攬豪傑為用以新除御營使
司提舉一行事務曲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
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充本司都統制端登壇將士歡
聲雷動 劉豫遣人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令降於金

人悟斬其使豫乃賂悟之左右喬思恭宋願與之同說
悟復斬之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所蝕僅四分未幾
復退上謂呂頤浩曰太史所奏日蝕早而分深朕適以
油盆觀之食淺而退速頤浩曰陛下嚴恭寅畏感格如
此 壬子金人降單州取興仁府遂陷南京 癸丑簽
書樞密院事周望充兩浙荆湖等路宣撫使總兵守平
江府翰林學士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 丙辰高麗請
入貢詔不許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草詔畧曰壞晉

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上大善
之以藻為得體

宋史全文卷十七上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十七下

宋高宗四

庚戌建炎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大風御舟碇海中乙巳日午西風忽起金兵乘之犯明州浙東制置使張浚與守臣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敵奔北墮田間或墜水浚急令收兵夜敵拔寨去丙午早御舟次章安鎮丁未御史中丞趙鼎自明州還行在遂與從

官同對于舟中 庚戌金人再犯明州 丙辰江淮宣

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自廣德軍移屯宜興縣杜充之敗也其將士潰去多行剽掠獨飛嚴戢所部不擾居民士大夫避兵者皆賴以免故時譽翕然歸之 丁巳婁宿

陷陝府守臣李彥仙死之彥仙守陝再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陷其屬官通守職官縣令將佐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 戊午張浚全軍立功人並遷七官賞明州之捷也 金人再犯餘姚縣 己未金人破明州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十七上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張曾效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十七上

宋高宗三

己酉建炎三年春正月庚辰朔上在揚州 資政殿學士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 丁亥金人陷青州又陷濰州 辛卯陝西都統制邵興及金人戰于潼關敗之

乙未京城留守杜充襲其統制官張用于城南不克將官李寶為所執 丙申張守試起居郎兼權直學士院

守撫諭京師還面奏敵人必來願陛下早為之圖 戊戌京城統制官張用以一騎送李寶歸京師 丙午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徐州守臣王復死之御營左將軍韓世忠潰軍于沐陽其將張遇死于漣水軍之張渠村宗維入淮陽軍京東轉運副使李祓從軍為所殺敵已酉金人犯泗州先是禮部尚書王絢聞敵騎且南侵率從官同對上命至都堂議黃潛善汪伯彥笑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能及之是夕泗州奏敵且至上大驚禁中

倉皇以內帑所有通夕搬挈二月庚戌朔駕御舟泊河
岸上即欲渡江黃潛善等力請少留俟報且搬左藏庫
金帛三分之一上許之敵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亟遣
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迎敵而士無鬪志未至淮
即潰是日揚州城內居民爭門以出踐死者無數從官
有詣都堂問二相者黃潛善汪伯彥皆曰已有措置不
必慮百官聞此復自相慰 壬子金人陷天長軍上遣
左右內侍鄭詢往天長軍覘事知為金人至遽奔還上

得詢報即介胄走馬出門惟御營都統制王淵內侍省
押班康復五六騎隨之黃潛善汪伯彥方會都堂或有
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人乃
戎服鞭馬南馳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上次揚
子橋一衛士出語不遜上掣手劍刺殺之時軍民怨黃
潛善刻骨司農卿黃鶚至江上軍士呼曰黃相公在此
數之曰誤國害民皆汝之罪鶚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
矣

龜鑑曰敵破北京張浚歷言汪黃笑而不答敵迫揚州羣臣有問者而汪黃猶以不畏答之大駕南幸而都堂會食猶固聞知其雍容待敵果何所恃而然哉昔秦軍迫淮肥而安石圍碭自如安石所恃者指授將帥之規模素定也契丹犯澶淵而萊公酣寢不動萊公所恃者決親征之策勝負已了然於胷中也若汪黃之所恃者字文虛中之使未回庶幾和議可成耳和其果足恃哉

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上于瓜洲鎮得小舟即乘以濟

張滙進論曰尼雅滿之犯揚州也時御營之師必有十萬而尼雅滿止有五六千騎自建炎二年秋九月離雲中下太行渡黎陽攻澶濮山東諸州郡以至犯揚州可見疲勞之甚此强弩飄風之末無足畏也兼是時兩河州郡尚有未陷者山東州郡十陷二三人心未安糧道未集盜賊蠭起而不顧後患投身深入我境

又可見其無知之甚也時若我師乘其遠來新至行列未定而擊之可也或則深池堅城拒而勿戰以挫其銳以沮其意且多方出兵邀其出掠者彼萬里孤軍後無委積忌於相持利於速戰求戰不能糧道不繼又且野不能掠以此制之賊適必矣俟其既遁襲而擊之捨而縱之皆可也而乃望風之際車駕渡江六師自潰為賊乘之帝卷而去此失於退一也

是晚敵遊騎至揚州縱火城內煙焰燭天上至鎮江宿于府治癸丑上召宰執從官諸將對宅堂計事吏部尚書呂頤浩降階拜伏庭下上顧潛善問之頤浩以首叩地曰願且留此為江北聲援不然金人乘勢渡江愈狼

損矣二府皆曰善既而王淵入對言暫駐鎮江止捍得一處若敵自通川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阻諸內侍以為是禁衛涕泣語言不遜上顧中書侍郎朱勝非曰卿出問之勝非傳旨皆以未見家屬為對勝非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專載衛士妻孥矣眾帖然勝非還奏上曰已晚矣適議定不若徑往杭州此中諸事暫留卿處置事定即來即上馬行以顧浩充江浙制置使劉光世為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鎮江控扼江

口又以主管侍衛馬軍公事楊惟忠節制江南東路軍
馬屯江寧府 金人入真州 甲寅上次常州 御營
平寇前將軍范瓊引兵至壽春其所部執守臣紹密殺
之 乙卯上至無錫縣 丙辰上次平江府始脫甲冑
御黃袍侍衛者皆有生意命承信郎甄援往江北招集
衛兵援本太學諸生靖康中十上疏論利害及還遷保
義郎 丁巳衛膚敏入對膚敏在維揚數請早幸建康
上思其言復召 金人犯泰州 戊午上將發平江中

書侍郎朱勝非自鎮江來初上以吳江之險可恃議留大臣鎮守勝非既對上欲除勝非兼知秀州輔臣言秀非大臣鎮守之地乃以御札命勝非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勝非再留身言臣雖備員執政與諸軍無素更乞從官一員同治事如呂頤浩張浚皆兼御營司叅贊軍事可用也於是上問近臣誰能佐勝非者浚慷慨願留遂命浚同節制控扼等事仍詔勝非事有奏陳不及者聽便宜施行訖奏浚受命即出城決水溉田以限戎馬

列烽燧募土豪措置捍禦 金人陷滄州 己未上次

秀州 庚申御舟次崇德縣江淮制置使呂頤浩從上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上諭以金人尚留江北卿可還屯京口頤浩即以王淵所部精兵二千人還鎮江府遣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八千人往吳江縣防捍時朝廷方以金人渡江為患故命大將楊惟忠守金陵劉光世守京口王淵守姑蘇分授二大臣節度於是韓世忠在海道未還而范瓊自壽春渡

淮引兵之淮西境上扈駕者惟苗傳一軍而已 壬戌
上至杭州以州治為行宮 金人陷晉寧軍守臣徐徽
言死之統領孫昂亦不屈而死 癸亥朝羣臣於行宮
降詔罪已求直言 乙丑德音釋諸路囚雜犯死罪以
下士大夫流徙者悉還之惟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李綱
不以赦徙蓋黃潛善建陳猶欲罪綱以謝敵也

大事記曰汪黃之所主者和議而已故竄馬伸殺陳
東歐陽徹罷衛膚敏許景衡以遂其私方且奏復科
舉策進士行郊祀定配享置講讀官以文其欺幸而
渡江猶罪李綱以謝敵冀和議之可成耳彼其說曰

非和則所以速二聖之禍然敵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明矣祈請使還而兩河被兵通問使遣而維揚入寇敵豈虛言之所能動哉

命侍從及寺監長貳郎官限二日舉有才術之士二人故事薦士不及郎官蓋特恩也一日進呈奏狀上曰今所薦士不比常時便當擢用之命赴都堂審察明日復曰不若便令登對朕當親自延見之出宮人百八十人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再上疏請罪自上即位以來二人專持國柄至是盜賊充斥宗社播遷議者皆欲

正其誤國之罪而潛善等居位偃然猶無去意外為
之切齒焉 置江寧府權貨務都茶場 戊辰詔國步
艱難謀慮之士咸願獻陳可令左右司輪官設次看詳
所陳納尚書省 金人焚揚州士民皆死存者纔數千
人而已 己巳尚書左僕射黃潛善尚書右僕射汪伯
彥罷時御史中丞張澂上疏劾潛善伯彥大罪二十疏
入未報遂以狀申尚書省潛善伯彥乃復求去簽書樞
密院事路允迪奏曰時方艱棘不宜遽易輔相乞責以

後效詔押赴都堂治事已而皆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潛

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

大事記曰方上之在相州也敵兵未退此申包胥哭于秦庭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進兵京城之請為義而黃潛善汪伯彥沮之迨上之次濟州也敵兵已退此晉大夫反首芟舍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邀敵歸路之請為義而汪黃又沮之迨上之即位南京此肅宗即位靈武二年而復兩京之時也時則當以李綱獨留中原之請為義而汪黃又沮之中興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天擬二人以開建紹之業者也而綱為汪黃所沮纔七十五日而去位豈非天邪綱罷而汪黃相所沮未及一年而憤死又豈非天邪綱罷而汪黃相于內澤死而杜充繼于外天下事一變矣綱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民稍集綱去則經制招撫罷而兩河無

兵矣綱在位則偽臣叛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志沮澤在則盜可為兵充守則兵皆為盜澤在則尼雅滿遁充用則敵至維揚矣內無綱外無澤此建炎之失其機則汪黃二人為之也

戶部尚書葉夢得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張澂守尚書右丞 辛未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萬緡以佐國用上不納或曰曩已納其五萬緡矣乃命併先獻者還之仍詔自今富民毋得輒有陳獻 詔御營使司止管行在五軍其邊防措置等事並歸三省樞密院 壬申觀

文殿大學士黃潛善提舉南京鴻慶宮汪伯彥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所除職去大字用言者奏劾也甲戌潛
善伯彥落職奉祠 乙亥詔陳東歐陽徹並贈承事郎
官有服親一人令所居州縣存恤其家降授奉議郎監
濮州酒務馬仲除衛尉少卿赴行在先是尚書左丞葉
夢得初謝上諭宰執曰始罪東等出於倉卒終是以言
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詔求言當令中外皆知此意上
復曰仲前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奏曰仲已死又贈直

龍圖閣 丙子詔曰朕以菲躬遭時多故舉事失當知
人不明昨以宰臣非才任用既久專執已見壅塞下情
事出倉皇匹馬南渡深思厥咎在予一人既已悔過責
躬洗心改事放斥宮嬪貶損服御罷黜宰輔收召俊良
尚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政事闕遺民俗利病或有關
於國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朕當
躬覽采擇施行旌擢其人庸示勸獎 知婺州蘇遲言
本州上供羅乞減其半詔減二萬八千匹著為定制仍

令給以本錢 戊寅呂頤浩奏已復揚州 三月己卯
朔詔金人已退當進幸江寧府經理中原 庚辰中書
侍郎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

金人分兵犯江陰至夏港守臣胡紉遣統制官王換等
拒敵且謂簽書判官廳公事李易曰吾曹有死城郭之
義公母宜勉之少避易歸告其母蔣氏蔣氏曰我去則
汝決不肯堅守願與汝同死生聞者感泣 降授右武
大夫和州防禦使馬廣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

四其失有六願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委健吏以撫淮甸破金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用為屏翰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亟製戰艦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貪顧江湖陂澤之險納探報之虛言緩經營之實績倚長江為可恃幸金人之不來猶豫遷

延候至秋冬使金人再舉驅其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
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為無策累數千言皆切事機
是日日中有黑子 辛巳尚書左丞葉夢得罷上批
夢得深曉財賦可除提舉中太乙宮兼侍讀提領戶部
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夢得執政凡十四日而罷辭
不拜遂徑歸下山 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同簽書樞
密院事仍兼都統制淵自平江赴行在既對遂有是命
諸將多不悅者淵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曰朝廷官人

以爵使祿足代其耕也若切切事雖刀我何愛爵祿不
為大賈富商耶 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
呂頤浩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 御營
使司參贊軍事張浚請沿江要害州軍置強弩營選州
禁兵縣弓手為之仍專置軍器提舉官募公私匠人以
除戎器乃命諸路憲臣措置製造赴行在 命學士給
舍輪日於禁中看詳臣民章奏條上仍不用內侍輪送
止實封往反 壬午初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有勞

以王淵驟得君頗觖望起復威州刺史劉正彥嘗招降劇盜丁進等以賞薄怨始淵既薦正彥復檄取其所予兵正彥執不遣以此怨淵上在維揚入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經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為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傳等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邪有中大夫王世脩者為傳幕賓世脩嘗疾閹宦恣橫為尚書右丞張澂言之澂不納世脩退為劉正彥言之正彥

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聞淵入右府傳正彥以為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脩及其徒王鈞甫馬柔吉張達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甫柔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議已定癸未制以劉光世為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傳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堠淵朝退即猝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遂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正彥既斬淵即與傳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衛士出刃以指

其軍傳正彥遂陳兵于門下中軍統制吳湛遣人口奏
傳正彥手殺王淵以兵來內前欲奏事上大駭愕朱勝
非請往問之勝非急趨樓上厲聲詰問專殺之由吳湛
引傳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傳不負國家止為天下
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扣內東門求見
請上御樓慰諭軍民日將午上步自內殿登闕門百官
皆從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傳等見
黃蓋猶山呼而拜上憑欄呼傳正彥問故傳厲聲曰陛

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
乃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
賊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
不少顧止作遥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
者皆誅訖更乞康履藍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上諭以
內侍有過當流海島卿可與軍士歸營傳曰今日之事
盡出臣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
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歸寨未得上不得已命吳湛

執履衛士擒至闕門履望上呼曰何獨殺臣遂以付傳等即樓下腰斬之梟其首與淵首相對上諭傳等歸寨傳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畧謂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上命朱勝非縋出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上許諾即下詔書恭請隆祐太后垂簾權同聽政傳正彥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上徐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於太后勝非言無此理顏

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上乃令岐入奏又命
吳湛諭傳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太后御黑竹輿
出立樓前見傳等執政皆從之傳正彥拜於輿前曰今
百姓無主肝腦塗地望太后為天下主張后曰自道君
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
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况皇帝聖孝初
無失德止為汪伯彥黃潛善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
知傳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后曰待依所請太后權

同聽政傳等抗言必欲立皇子后曰皇子方三歲太后以婦人之身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夷狄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正彥號哭固請后不聽傳等語言益迫太后還入門上遣白以事無可奈何須禪位上即所御椅子上作詔曰朕自即位以來強敵侵凌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宮可即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幾消弭天變慰安人情敵國

聞之息兵講好上書詔已遣人持下宣示二兇勝非至樓下呼傳幕屬將佐問之王鈞甫進曰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耳宣詔畢傳正彥麾其軍退勝非又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於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對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乞自苗傅始仍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勝非退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不可收拾矣他日傳等入對太后勞勉之傳等皆

喜由是臣僚獨見論機事賊亦不疑矣是日上移御顯忠寺甲申太后與魏國公垂簾朱勝非稱疾不出太后命執政詣其府勝非乃出是日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為睿聖宮制曰太上睿聖仁孝皇帝以權宜之計駐蹕吳江深慮敵人指為釁隙興師不已結禍彌深濫使無辜肝腦塗地退避大位傳於眇躬隆祐太后練達國家之務深得臣庶之情恭請垂簾同聽政事宜霈湛恩以宥多辟可大赦天下 丙戌赦書至平江

府節制軍馬張浚聞有赦慮時方艱危事變莫測諭守
臣湯東野遣親信官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
曰事變矣袖以示浚浚遂走入杭州伺其實時右司
員外郎黃槩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呂撫亦遣進武副
尉魏傳齋蠟書遺浚及呂頤浩言傳等叛逆之詳江
東制置使呂頤浩至江寧舍館未定忽奉內禪詔赦遂
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有兵
變承邁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於不得已

也其子抗侍側曰主上春秋鼎盛豈肯遽遜位于冲幼乎灼知兵變無疑矣顧浩即走入杭伺賊并寓書於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艱難之狀別以片紙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時有自杭州齎傳等檄文至平江者浚讀之慟哭乃決策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為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以兵至平江府浚初屯吳江縣傅等以其兵屬趙哲使俊

之鳳翔會統制官辛永宗自杭乘小舟至俊軍具言城中事將士洵洵俊諭之曰若等無譁當詣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籌畫至是浚至平江平江人大恐會俊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人馬盡付趙哲浚披衣起坐不能支持頃之湯東野直入浚問知其故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與謀事諭東野亟開門納之一軍遂定浚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行下俊亦大哭浚諭以決策起兵問罪

俊泣拜且曰此事須待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俊
哽咽首肯移時辛永宗趙哲至浚即同趙哲馳入張俊
軍撫諭且厚犒之人情大悅浚以蠟書諭呂頤浩劉光
世起兵狀又命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 己丑制以
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為明受元年先是傳乞改年號
劉正彥乞移蹕又二日傳正彥至都堂申言二事勝非
以移蹕為不可傳趣遣使勝非曰已議定朝夕行傳曰
人言炎字是兩火故多盜乞早改元勝非以奏太后曰

三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 節制平
江府常秀湖州江陰軍軍馬張浚言臣竊以當今外難
未寧內寇並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
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幼冲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僚
萬一強敵侵陵則二百年宋朝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
矣臣愚不避萬死伏乞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
祈請睿聖念祖宗委托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
勞親總要務據形勝之地求自安之計抑去微名用柔

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靜江左如
此則國家大計似為得之前密州州學教授邵彪見浚
于軍中浚問策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易特反掌顧
公處之何如耳浚曰張俊指天誓地願以死援君父之
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人可倚以辦事惟浚士
卒單弱恐不足以任茲事但呂樞密屯兵江寧其威望
為人所信向且通亮剛決能斷大事當為天下倡劉光
世屯軍鎮江兵力强悍謀議沈鷺可以倚仗浚皆馳書

往矣 是日呂撫書至江寧願浩執書以泣曰果如所
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張浚及諸大將約會兵 庚
寅提舉南京鴻慶宮黃潛善提舉西京嵩山嵩福宮汪
伯彥並責祕書少監潛善衡州伯彥永州並居住 置
行在都茶場出賣茶引紹興二年閏四月又置務場於
建康 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兼知建康
府呂頤浩言臣契勘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
兵柄二十餘年基禍流毒遂令徒黨為害近聞將相大

臣勦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紓臣民忿怒之氣但方今強敵乘戰勝之威諸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逸伏望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皇帝位親總萬幾然後駕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則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相大臣有無窮之福先是張浚欲遣辯士持書說二賊使無他圖以待諸將之集念無可遣者夜分不寐浚客遂寧馮轡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

虜陷鄜州 辛卯張浚遣馮輔赴行在浚為咨目具以
請主上親總萬務事稟朱勝非及與傳正彥書勉以事
當改圖不宜固執 壬辰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
上供和買紬絹歲為一百七十萬匹有奇請每匹折納
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許之東南折帛錢
蓋自此始 張浚被旨以所部赴行在浚奏辭新命且
遺傳等書云朝廷屢差官交割張俊人馬所遣官皆畏
避生事不敢任責浚度將士久從張俊且又率强悍捨

俊無以彈壓欲款賊使不致疑 癸巳初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既走鹽城縣收散卒得數千人聞上渡江以海舟還赴難至是次常熟張俊聞之馳見禮部侍郎張浚喜躍不自持曰世忠之來此事必辦浚與俊更相慶慰即遣使召之 甲午馮輜再見傅正彥于軍中從容白之曰輜為國家而來今已再日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正彥見輜詞色不屈即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傳耳語衆諭輜曰侍郎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

語甚遜翌日即遣還遺張浚書約浚至杭面議 呂頤
浩以勤王兵發江寧先是張浚三遺劉光世書諭以勤
王且遣叅議軍事楊可輔至鎮江促之光世不報 初
保義郎甄援在城中竊錄明受詔赦及二兇檄書以出
至餘杭門為邏者所得苗傳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為
宗社立功奈何斬壯士傳嫚罵且詰其故援曰今誤國
姦臣多散處于外願齎將軍之文糾忠義之士誅漏網
以報將軍耳傳意解正彥曰此未可信即使人拘之居

數日防禁少緩援更衣踰牆而出至是見張浚于平江
援詭言嘗更服見睿聖皇帝于別宮上謂曰今日張浚
呂頤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力相輔語
令早來詞旨甚切浚微察其意不復窮問即遣詣張俊
軍俊與其將士聞之皆感慟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劉
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為說詞諸將人人自以為上
所倚望感泣爭奮由是士氣甚振 乙未衡州居住黃
潛善再責鎮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 呂頤浩引兵

至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金部郎中李迨自鎮江馳至偕行 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聞張浚遣人來被甲持刃不肯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遺書遣人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無憂世忠欲即進兵浚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事恐不測浚已遣馮轡甘言誘賊矣 丁酉馮轡至平江張浚得二賊

書率皆不情之語其中云苟可安社稷利國家救生靈
息兵戈傳等皆聽命馬柔吉王鈞甫亦同致書浚得之
即欲攜親兵至杭與賊面決張俊韓世忠皆告以賊知
主盟在公勢必加害願勿聽 戊戌韓世忠以所部發
平江張浚大搗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浚引諸將
至府園屏左右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衆皆曰我順
彼逆浚曰若違天悖人可直取浚頭顱歸賊聞以觀察
使求即日富貴矣不然一有退縮當以軍法從事衆皆

諾世忠發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甲士盡載其上軍
勢甚振浚慮傳等以偽命易置仍令世忠偏將張世慶
搜絕郵傳凡自杭來者悉投之水中 己亥張浚復遣
馮輜入杭移書傳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傳又遺
浚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
孰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書云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
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闕至於遜位之說
則必其子若孫年長以賢則託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

福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
伊尹霍光之任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賊矣凡為人
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
豈有是理也哉天之所興孰能廢之願二公畏天順人
無顧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暴不忠
不義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所措置
事皆托他詞未敢誦言誅之傳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
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 辛丑內降

詔書畧曰永惟內擅之初恭奉太上之旨責躬避位事
理甚明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能曉授受本末弗計
宗社安危輕易以惑人心遷延而違詔命惟爾將帥士
民各宜體悉期救艱虞傳等聞張浚將起兵乃下是詔
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韓世忠為定國軍節
度使依前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新除捧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張俊為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
府二人皆以深曉內禪詔旨不受張浚誑誤故有是命

詔新除禮部尚書張浚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令平江府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中書舍人季陵當制有輕脫寡謀之語時兩宮音問幾不通太母忽遣小黃門至睿聖宮白曰張浚早來不得已郴州安置上方啜羹不覺覆羹于手初傳得浚手書即請絀浚右僕射朱勝非沮止之至于五六及是傳等至都堂見勝非具言浚見詆為逆賊所不能堪勝非見其悖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

呂樞密必無事矣傳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初傳正
彥日至都堂議事御史中丞鄭穀奏疏言臣訪聞朝廷
日近差除行遣多出御營都副苗傳劉正彥之意二人
出入都堂殆無虛日望戒諭將帥之臣無以私請干與
朝政太后出其章示傳正彥傳正彥銜之及是又請留
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貶又言浚特以私書與傳正
彥往來切磋而為忠義今峻責之是堅天下之疑心以
動四方之兵也不報穀遂遣所親奉議郎謝嚮變姓名

為賈人至平江具言城中事令遲重緩進使賊自遁毋致城中之變浚然之然韓世忠扼秀州張俊前軍在吳江賊氣奪矣時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總舟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浚又親作蠟圓書云不得驚動三宮聖駕浚書名張俊亦書名募人齎赴管軍左言等八人慮傳等因大軍之入或有他變書皆達是晚馮轡至臨平馬柔吉見之曰君尚敢來耶昨旦張侍郎有書來詞不委曲二公大怒且發兵出杭矣轡曰張

公無他意大率欲規正故不得不激切柔吉意少解夜
二鼓柔吉與輜俱縋入城翌旦與傅等議于軍中浚繆
為書遺輜曰浚近發苗都統書論列睿聖皇帝事反復
數百言適有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社稷初無不利
之心甚悔輕易未識體察否然浚無他也欲此忠義大
節終歸二公無使他人為之會見望致意傅等初謂有
他謀發書無異詞遂大喜輜由是得免 壬寅呂頤浩
軍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府道募

得三千人與俱至江江之北四十五里張浚乘輕舟
迂之道遇小舟得郵筒屏人發封乃浚郴州謫命蓋賊
以浚限截往來文字故更遣使臣自湖州轉遞以來浚
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呼書吏曰朝廷趣赴行在為
我申即日起發浚見頤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咨之頤浩
曰事不諧不過赤族頤浩曩諫開邊之失幾死宦官之
手承乏漕輓幾陷穹廬之域近者倉卒南渡舉室幾喪
今日為社稷死豈不甚快邪浚壯其言頤浩即召其屬

官李承造于舟中草檄而浚為潤色之初苗傅聞韓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保義郎亮于軍中以為質朱勝非聞之乃好謂傅曰今當啟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為矣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為安國夫人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嚴陞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粹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

俄而傳等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馮輔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在他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為然 癸卯太后詔睿聖皇帝宜稱皇太弟領天下兵馬大元帥復封康王皇帝稱皇太姪監國御營都統制苗傅副都統制劉正彥並賜鐵券時傅正彥聞勤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輔議復辟輔知其可動即見朱勝非白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

事當以淵聖皇帝為主睿聖皇帝嘗受淵聖詔為大元帥宜仍舊少主為皇太姪太后垂簾張遼退謂苗傅曰趙氏安矣苗氏危矣進士馮輔特補奉議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更名康國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為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為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遂以勤王所為名頤浩浚傳檄中外曰逆臣苗傅躬犬豕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為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

生同惡相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兇焰彌天迫脅至尊倉皇避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遠邇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况傅等揭榜闔市自稱曰予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

等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係傳等
偽命及專擅改元即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
乙巳制曰睿聖仁孝皇帝頃自靖康之初實總元帥
之重早緣推戴繼遂纂承比以強敵侵陵生民荼毒深
自損抑發於至誠若止仍太上之稱何以慰天下之望
今恭依太后聖旨請加上太上睿聖仁孝皇帝處分兵
馬重事 御營前軍統制張俊以勤王兵發平江殿前
都指揮使劉光世繼之呂頤浩與張浚餞于門外登樓

閱兵器甲鮮明士氣銳甚 丙午呂頤浩張浚以大軍
發平江 丁未宰相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至都堂議
復辟事勝非語之曰反正事已定日迎請朝廷百官皆
有章奏公等可別作一章傳面頤發赤慚慙無語回顧
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為和我今使命雖不通未
嘗更遣遽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違勝非責之曰和我之
使既無路可通況事已彰露州縣誰不知之且勤王之
師未來者使是間自反正耳前日王淵不當作樞密人

情猶能如此今日之事孰為輕重不然下詔率百官與
六軍請上還宮公等六人置身何地正彥却立不對傳
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二將反覆責世修世修以言
逼傳傳不能荅勝非乃令堂厨具飯命世修即廡間草
奏持歸軍中自准備將以上皆書名勝非進呈太后極
喜曰吾責塞矣時顧浩浚大軍已次吳江王世修聞
之遣人至軍中云上已處分兵馬重事止王師屯秀俾
顧浩浚以單騎入朝顧浩奏曰臣等所統將士忠義所

激可合不可離願提軍入覲傳等計窮益懼是晚苗
傳劉正彥復至都堂見朱勝非請詣睿聖宮見上謝過
上乃賜韓世忠手詔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
此極安寧苗傳劉正彥本為宗社始終可嘉卿宜知此
意徧諭諸將務為協和以安國家傳等退以手加額曰
乃知聖天子度量如此遂遣杭州兵馬鈐轄張永載持
詣世忠世忠得之謂永載曰主上即復位事乃可緩不
然吾以死決之傳等大恐金人陷京東諸郡徐州

武衛都虞候趙立聞敵北歸鼓率殘兵邀擊于外斷賊
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詔立權知徐州事
金左副元師宗維聞上渡江徙濟南叛臣劉豫知東
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而以其子麟知濟南
府自舊河以南皆豫所統也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
勝非等言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到
都堂諭以今國家多事干戈未弭當急防秋之計睿聖
皇帝宜還尊位總攬萬幾苗傅等一皆聽從太后詔曰

吾近以睿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國家艱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亟欲歸政今覽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上始御殿百官起居上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廊搢笏掖上乘馬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衆情大悅上及太后同御前殿垂簾下詔曰朕顧德弗類遭時多艱永惟責躬避位之因專為講好息民之計今露章狎至復辟為期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

元子有踐祚纂承之託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
嗣君宜立為皇太子

龜鑑曰方苗劉之猖獗也杜鵑之詩聞者傷心投鼠
之舉勢不可亟其事至難處也在內則有朱勝非李
炳鄭穀以正大之理折其鋒在外則有張俊韓世忠
劉光世勤王之師挫其銳取日虞淵洗光咸池二兇
以三月癸未至四月戊申反正凡二十
六日而平蓋張忠獻倡義之功居多焉

呂頤浩張浚次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迓之具言傳
等用意姦回當益為備頤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君父
廢辱一行將佐力圖興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握兵居

內包藏姦謀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諸公勉之漢
翟義唐徐敬業之事可為戒也夜有刺客至浚所浚見
而問之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為賊用顧為
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以姓名不告而去
翌日浚取郡囚當死者詭言刺客斬以徇 己酉御營
使司都統制苗傳為淮西制置使副都統制劉正彥副
之 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 宰執朱勝非顏岐張澂
路允迪皆乞罷上不許 御筆張浚除知樞密院事浚

時年三十三國朝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淮西制置使苗傅副使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為陣於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引世忠兵出戰世忠率將士當前力戰張浚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却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澤騎不得騁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者必斬之頤浩在中軍被甲

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傳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顧浩等進兵北關傳正彥見之曰請設盟誓兩不相害上賜金勞遣傳正彥退詣都堂趣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傳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遂夜遁尚書省檄諸道捕傳等世忠俊光世馳入城至行宮門閤者以聞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浚繼至並見于內殿上嘉勞久之 辛亥太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

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咸以手加額班退勝非留身乞
罷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國家厄會君與相當之以陞
下聖德尚避位二十餘日臣實何人豈可苟安相職上
曰卿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頓首謝願浩浚既見上遂
召趙哲李迨楊可輔辛道宗李承造王圭等俱對上特
召浚至禁中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
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浚皇恐謝上欲倚浚為相浚
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手執工部

侍郎王世修以屬吏并拘其妻子詔制置使劉光世鞠其始謀以聞苗傅犯富陽縣遣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壬子上初御殿受朝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傅劉正彥引兵遁走乞行下諸州生擒傅正彥者白身除觀察使不願就者賞錢十萬緡斬首者依此捕獲王鈞甫馬柔吉張達苗瑀苗翊並轉七官其餘一行官兵將校並與放罪一切不問仍多降黃榜曉諭從之執政奏事畢朱勝非再留身乞罷上未許勝非曰臣

若不去人必以為有所壅蔽臣去之後公議乃見上問
可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二人
孰優勝非曰頤浩練事而麤暴浚喜事而疎淺上曰俱
輕浚太少年勝非曰臣向自蘇州被召軍旅錢穀悉以
付浚後來勤王所事力皆出於此此舉浚實主之勝非
拜辭將退上曰即今更押卿赴都堂令劉光世韓世忠
張俊等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勝非曰臣聞唐李晟平
朱泚之亂奏云謹已肅清宮禁祇奉寢園當時寇汙宮

禁嚴擊出之故云肅清今陛下還宮已數日將士直突
呼叫出入殿門誠為不知理道勝非退見光世已下于
都堂世忠曰金人固難敵若苗傅但有少許漢兒何足
畏者勝非曰請太尉速追討毋令過江於是御史張守
亦論勝非等不能思患而預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
中不出 癸丑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罷為觀文殿大學
士知洪州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守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 門下侍郎顏岐尚書右丞張

澂並罷岐提舉南京鴻慶宮澂知江州兼江東湖北制
置使 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提舉醴泉觀兼侍讀

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邴守尚書右丞 鄭穀進簽書樞

密院事 監察御史陳戩奉詔審鞠王世修于軍中世

修言先伏兵斬王淵繼殺內官然後領兵伏闕脅天子

禪位此皆始謀實情戩以聞詔斬世修于市 苗傅犯

桐廬縣 甲寅殿前都指揮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

務劉光世為太尉御營副使先是御營副使皆以執政

為之比光世還朝上議擢光世樞筦既而改命御營
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充御營左軍都統制御營前軍統
制張俊充御營右軍都統制 斬御營中軍統制官吳
湛上以湛佐二叛為逆諭韓世忠使圖之世忠詣湛與
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出詔戮湛於市以統制官辛永
宗為御營中軍統制 乙卯赦天下舉行仁宗法度錄
用元祐黨籍即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
條約聽從寬係石刻黨人並給還元官職及合得恩澤

應諸路上供木炭油蠟之類有困民力非急用之物並
罷丙辰苗傅至白沙渡所過焚橋梁以遏王師劉光
世遣其前軍統制王德助喬仲福討之丁巳先是右
司員外郎黃槩應詔薦朝奉大夫趙鼎遂以鼎行尚書
司勳員外郎詔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
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兵官交通假貸餽遺及干
預朝政如違並行軍法苗傅犯壽昌縣所至虜居人
黥以為軍戊午通判湖州張燾應詔上疏大畧謂人

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胃中之誠有未脩乎又言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捨而已夫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乎又言防守大江烏合之衆不諳戰陣又言侍從臺諫至國家大事則坐視而不言又言巡幸所至不免營繕重困民力時論以為當統制官喬仲福追擊苗傳至梅嶺與戰敗之傳走烏石山 庚申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頤浩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仍兼御營使尚書右丞李邴改叅知政事時言者復引
司馬光併三省狀請舉行之詔侍從臺諫議御史中丞
張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衆徒為紛紛既而
頤浩召從官九人至都堂言委可遵行悉無異論頤浩
乃請以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
書侍郎並為叅知政事尚書左右丞並減罷自元豐改
官制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復

之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
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
宣仁垂簾大臣覺其不便始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
事歷紹聖至崇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下既相同進公
事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廢也及是上
納頤浩等言始合三省為一如祖宗之故論者韙之
宰相呂頤浩知樞密院事張浚言今天下多事乞命庶
寮各舉内外官及布衣隱士材堪大用之才擢為輔弼

協濟大功詔行在職事官各舉所知以聞 權罷祕書

省

紹興元年二月復置

廢翰林天文局

紹興二年七月復置

并宗正寺歸太

常

紹興三年六月復置少卿五年閏二月復置寺

省太府司農寺歸戶部

紹興三年

五月復太府十一月復司農

鴻臚光祿寺國子監歸禮部

紹興三年六月復國

子監二十三年二月復光祿寺二十五十年十月復鴻臚寺

衛尉寺歸兵部太僕寺歸

駕部

並不復置

少府將作軍器監歸工部

紹興三年十一月復將作軍器惟少

府不復

皆用軍興併省也

減尚書六曹吏自主事至守

當官凡六等定為九百二十人 苗傅犯衢州守臣胡

唐老據城拒之會大雨雹城上矢石皆發不克攻遂引去丙寅苗傳犯常山縣丁卯上發杭州留簽書樞密院鄭穀衛皇太后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世忠入辭白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亟首以獻也上曰能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為宗社刷恥戊辰苗傳犯玉山縣庚午詔天下帥臣監司守令采訪寓居文武官有智謀及武官武藝

精熟者具名以聞量材錄用 辛未苗傳屯沙溪鎮統
制官喬仲福王德乘間入信州會統制官巨師古自江
東討賊還與仲福會傳未至信州十里聞官軍在遂還
屯於衢信之間初韓世忠喜德之勇驚欲使歸其麾下
乃令腹心健將陳彥章圖之德與彥章適會于信州同
謁郡將彥章進揖德頗倨彥章怒拔刀刺德不中德奪
刃殺之 壬申制以皇子魏國公專立為皇太子 丙
子初定兩省吏額丁丑初定尚書省吏額 御營平寇

前將軍范瓊自壽春渡淮遣騎卒五人之廬州從安撫使胡舜陟責贍軍錢帛舜陟執斬之遣一騎還報諭之曰將軍受命北討今棄而南自為寇吾豈竭生靈膏血而為汝資宜急去舜陟又檄諸郡勿給其糧瓊遂渡江之洪州屯駐 五月戊寅朔上次常州詔知樞密院事張浚為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北路為所部初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上許之 詔英州安置黃潛善降

充江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汪伯彥降充寧遠軍節度副使並即其州安置始潛善之斥也其兄潛厚以分司居道州潛厚聞命徑歸邵武軍朝廷聞之為降守臣張髦一官潛厚乃去 庚辰江浙制置使周望引兵至衢州而苗傅與其徒犯江山縣傅之軍行也常以王鈞甫馬柔吉將赤心隊為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上命諸將以罪止傅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柔吉張達餘皆罔治赤心軍士聞詔寬大乃叛傅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

率赤心之衆降於望望使人受降書未幾其前軍統領
官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
降賊黨大懼詔以翼為翊衛大夫温州觀察使傳等聞
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上世忠聞之恐其滋蔓閩廣
乃自浦城捷出以邀之 辛巳上次鎮江府翰林學士
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御筆令守臣併張慤致祭
上諭執政以慤古之遺直東忠諫而死皆厚卹其家焉
癸未翰林學士滕康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康既秉政張浚西行之議遂格 甲申中書舍人張恣
罷恣初入見言上即位以來無纖毫之失上謂大臣曰
自古人君不患無過患不能改過耳恣諂諛如此豈可
置之從班乃落職宮觀 乙酉上至江寧府駐蹕神霄
宮 御筆建康之地古稱名都其以江寧府為建康府
起復朝散郎洪皓為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充大
金通問使 丁亥苗傅寇浦城縣時御營副使司前軍
統制王德既殺陳彥章欲與韓世忠戰世忠曰苗劉未

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忠將至浦
城北四十里與傅正彥遇于漁梁驛正彥屯溪北傅屯
溪南踰溪據險設伏相約為應世忠率諸軍力戰驍將
李忠信趙竭節恃勇陷陣右軍統制官馬彥溥馳救死
之賊乘勝至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挺矛而入正彥望見
失聲曰吾以為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却世忠揮兵
以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傅棄軍
遁去己丑初薛慶既據高郵兵至數萬人知樞密院

事張浚聞慶等無所係屬欲歸麾下親往招之浚渡江
斬賽以兵降及是至高郵入慶壘從者不滿百人浚出
黃榜示以朝廷恩意慶感服再拜 辛卯詔太史局天
文官許將帶學生內中止宿以備宣問天象 乙未知
樞密院事張浚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初
薛慶欲求厚賞乃留浚三日而外間不知謂浚為慶所
執浮言胥動真州守臣以聞呂頤浩與李邴滕康共議
罷浚樞筦 己亥都省言自兵興以來天下多事四方

文移增倍於前日宰執精力疲耗於案牘而邊防軍政所當急者反致稽緩此無他中書別無屬官故也望用熙寧故事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二員分書六房事省左右司郎官二員從之是日苗翊率衆出降復用其將孟臯計欲遁之溫台裨將江池聞之殺臯擒翊降于制置使周望有舉子程安者崇安人時敵在傳軍為傳謀與苗瑀張達收餘兵入崇安縣統制官喬仲福王德共追之盡降其衆傳夜脫身去變姓名為商人與其

愛將張政亡之建陽縣土豪詹標覺而邀之留連數日
安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執以告南劍州同巡
檢呂熙熙以赴福建提點刑獄公事林杞杞懼政分其
功與熙謀使護兵殺政崇安境上自以傳追世忠授之
遂檻赴行在 辛丑張浚自高郵至行在復以浚知樞
密院事浚辭曰高郵之行徒仗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
然身為大臣輕動損威其罪莫大詔不允遂以慶守高
郵軍上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勾踐焦思

先吾身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蠶臣 丙午命諸
路漕臣勘磨常平失陷錢物具數申尚書省仍椿收以
待詔用 丁未尚書省請以江池饒信州為江州路建
康府太平宣徽州廣德軍為建康府路並以守臣充安
撫制置使其江州守臣更不帶江東湖北字入銜從之
京西北路制置使翟興擊叛將楊進殺之遂復西京
六月戊申朔東京留守杜充兼宣撫處置副使節制
淮南京東西路 己酉上以久雨不止慮下有陰謀或

人怨所致以諭輔臣於是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上曰宰執豈可容易去位來日可召郎官以上赴都堂言

闕政

臣留正等曰周書言三公變理陰陽漢故事遇災異則策免三公蓋以變理愛人而至於致災宜其不免於咎大上皇帝以久陰霖雨不止宣諭宰執不及其它獨使召郎官以上言已之過失而將以收人心召和氣銷天變此宋景公所以退星舍而子韋之所以賀延壽也聖德如此

御史中丞張守言陛下罪已之詔數下矣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爾倘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譴告警

懼非誘掖陛下以啟中興之業乎先是守為副端嘗進修德之說疏凡三上且曰願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宮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膾肉酪漿之味服細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要如舜之兢業湯之危懼大禹之菲惡文武之憂勤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天之

不助順者萬無是理也及是又申言之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觀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中書舍人季陵言臣者君之陰妻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城邑丘墟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心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邪臣觀廟堂之上無擅命之臣惟將帥之權太盛宮闈之內無女謁之私惟官寺之習未革且陽為德陰為刑常雨常寒陰道太盛陛下

正當修德以應天能制將帥乃德之剛能抑宦寺乃德之正事宗廟以孝禁盜賊以義謀國以智安民以仁如此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吏部侍郎劉珏言北戎強大陰盛陽微故陰雨為災此羣臣所共知也若乃孝悌通神明至誠動天地此陛下所宜知羣臣未嘗言也願陛下精禱於天詳見於事揭為臺觀以表望思時遣使人以伸祈請則孝悌之道至矣陛下有仁聖之資而二三執政專為蔽塞願取建炎以來所下詔令叅稽而

行則至誠之道著矣此感人心銷天變召和氣之大者也上嘉納之司勳員外郎趙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肆為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寧初蔡京託名紹述盡祖王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享廟庭而京之黨未放臣謂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氣哉上納其言遂罷安石配享癸丑詔諸路帥臣監司郡守許招來材武之士官為給食仍量材錄用乙卯詔軍興以來忠義死節之家令中書

省樞密院籍記姓名優加存卹訪其子孫量材錄用

丙辰苗傳後軍部將韓雋陷光澤縣傳之敗也雋以兵趣邵武軍入城焚掠趣建昌軍守臣方昭率衆守備賊一夕遁去進犯撫州入城縱掠又攻湖口縣渡江至蘄州會劉光世駐軍江州遣人招雋雋往見光世因更名世清號小韓尋詔世清添差蘄州兵馬鈐轄庚申隆祐皇太后至建康上率羣臣迎于郊外辛酉上手詔以四事自責一曰昧經邦之遠圖二曰昧戡難之大畧

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命出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丙寅罷江浙荆湖閩廣增置射士三分之一既而言者以為無益乃罷武尉不數年而所增射士盡廢之丁卯右司諫袁植罷初植請再貶汪伯彥而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朱琳等九人上曰渡江之役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歸罪大臣植乃朕親擢雖敢言至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呂頤浩曰聖朝弼臣罪雖大止貶嶺外昭盛德可以祈天永命植

發此念已傷和氣滕康曰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
乃下詔畧曰朕親擢袁植置之諫垣意其補過拾遺以
救闕失而植供職以來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宜戒
可出知池州明日康見上曰大哉王言太祖以來未嘗
戮大臣國祚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善卒于梅
州尚書司勳員外郎趙鼎行右司諫監登聞檢院呂
祉守右正言祉上疏論致治之要以聰明為本持養之
道要在有益於聰明者為之勿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

也有損於聰明者去之勿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疏
入上召對祉復進三策其一曰自古撥亂同於創業之
君其二曰自古得天下必以人心之同其失天下必以
人心之異其三曰乞付諸大將以節制之權上悉嘉納
遂有是命罷諸州新置州學教授員癸酉樞密院
言自兵興至今軍政事務倍於平時欲依祖宗朝置檢
詳官兩員序位在左右司之下編修官四員止存一員
依舊看詳條法從之甲戌上自神霄宮入居建康府

行宮御史中丞張守試尚書禮部侍郎守嘗論呂頤浩不可獨任而張浚不宜西去上不然之會有旨以東京糧運不繼復命梁揚祖為發運使專切措置糧運以餉中都權給事中劉寧止言其不可詔以次宮書讀行下遂命起居郎綦崇禮兼權給事中守言揚祖不可用請罷之中書舍人李陵亦封還錄黃論揚祖前為發運使未及半年而中都之人至於相食此則揚祖之罪孰謂揚祖知首尾乎守再上疏論列不報疏三上揚祖乃

請奉祠守言揚祖以自請得祠是臣在憲臺言無可采
因乞補外遂有是命守力辭不拜上命呂頤浩召守至
政事堂諭以正士不宜輕去朝廷守乃受命 中書舍
人范宗尹為御史中丞首言設若敵騎深入當以控扼
之事責之將相陛下姑引而避之中書舍人季陵亦言
建康陛下所當守亦敵人所必攻九江上流有建瓴之
勢淮南諸郡有唇亡之憂臣願陛下為馬上之計 乙

亥金人陷磁州 秋七月辛巳韓世忠軍還執苗傅劉

正彥苗翊詣都堂審驗畢磔于建康市梟其首正彥臨
刑瞋目罵傅曰苗傅匹夫不用吾言遂至於此 癸未
御前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為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
度使賞平苗劉之功也上遣使賜世忠金合且御書忠
勇二字表其旗幟又封其妻梁氏為和國夫人制曰智
畧之優無媿前史給內中俸以寵之將臣兼兩鎮功臣
妻給俸皆自此始 范瓊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
時瓊自南昌入見故以命之 殿中侍御史王庭秀知

筠州右司諫趙鼎行殿中侍御史先是庭秀論呂頤浩
除擬不公故有是命右正言呂祉奏曰朝廷今日緣論
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
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
置身無過之地如或不悛黜之何惜 甲申詔曰朱勝
非頗岐張激路允迪當軸處中荷國重任而不能身衛
社稷式遏兇邪方逆臣亂常之日恣其凌肆以紊機衡
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孔子以為焉用彼相今二兇既

誅典刑斯正勝非之徒盍論其罰於是勝非自觀文殿
大學士知洪州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岐落資政殿學
士依舊提舉南京鴻慶宮允迪自資政殿學士淮西制
置使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澂自資政殿學士江州路
制置使坐朋附二允責授祕書少監分司西京衡州居
住 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訟王德擅殺其將陳彥
章詔德除名郴州編管 丙戌范瓊引兵趨闕入見知
樞密院事張浚奏瓊大逆不道罪惡貫盈呼吸羣兇布

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上許之遂以張浚兵擁縛付大理使劉光世撫其衆曰所誅范瓊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遂以八字軍還付洮州王彥餘兵分隸御營頃刻而定

大事記曰蓋自宣和未羣盜蠱起建炎以來祝靖薛廣党忠閭僅王存之徒雖皆招安而淮寧山東河北之盜皆擁兵數萬拱州之黎驛單州之漁臺亦有潰卒數千趙萬襲常州張遇焚真州丁進犯壽春桑仲據襄陽戚方犯鎮江楊勅犯處州劉超據荆南王闢犯房州崔增犯太平州張用據桂陽軍趙延壽犯德

安軍皆隨滅隨起甚而范瓊召見朝不肯釋兵則天子之兵皆盜矣所幸事變興而人才見保護聖躬勝非之力居多倡義勤王張浚之力居多故一月而除二兇而范瓊之謀逆浚又與劉子羽謀之府中之文字夜成廡下之黃紙旦出瓊遂就擒三大奸既除而內盜始息矣

元懿太子粵薨年三歲詔輟五日朝 戊子簽書樞

密院事鄭穀薨于位穀執政甫百日上甚悼之謂大臣

曰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穀訃至殆不能釋也 己丑

資政殿學士王絢參知政事試兵部尚書周望同簽書

樞密院事 庚寅鄉貢進士李時雨上書曰臣竊聞皇

太子服藥不痊事之既往夫復何言而承嗣之道理不可後為今之計欲乞暫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太子事以係屬四海增重朝廷候陛下皇太子長成畀之東宮則以一王封視皇子亦不為嫌也伏望陛下斷以不疑而力行之書奏詔日下押出國門建炎以來言儲嗣者蓋自時雨始 辛卯詔諫院別置局不隸後省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元豐初用唐制置諫官八員分左右隸兩省至是始復之如祖宗之故 升杭州為臨安

府 壬辰詔范瓊就大理寺賜死 丁酉鑄三省樞密
院銀印 庚子尚書戶部侍郎湯東野試工部侍郎兼
知建康府時建康府寓治保寧僧舍而江浙制置使韓
世忠屯蔣山逐守臣連南夫而奪其治寺殿中侍御史
趙鼎言南夫緩不及事固可罪然世忠躬率使臣排闥
而入逐天子之京尹此而可為孰不可為矣願下詔切
責世忠而罷南夫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此為兩得上
曰唐肅宗興靈武諸軍草創得一李勉然後知朝廷尊

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乃降南夫知桂州而以東野知建康府戍兵故皆羣盜喜攘奪市井東野峻法繩之不少縱民恃以安知樞密院事張浚以精兵千五百人騎三百發行在賜度僧牒二萬紫衣師號五千為軍費上賜川陝官吏軍民詔曰朕嗣承大統遭時多故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正賴中外有位悉力自效共拯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浚往諭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祖宗積累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徇

國母貽名教之羞同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茂賞以答殊勲浚辟知秦州劉子羽叅議軍事尚書考功員外郎傅雱兵部員外郎馮康國主管機宜文字忠州防禦使王彥為前軍統制彥將八字軍以從太學博士何洋閤門祇候甄援等俱從行康國將行往辭臺諫趙鼎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自邊事外悉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 壬寅詔迎奉皇太后率六宮往豫章且奉太廟神主景靈宮祖宗神

御以行以叅知政事李邴簽書樞密院事滕康並為資
政殿學士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東京留守杜充同知
樞密院兼宣撫處置副使呂頤浩張浚薦之也仍命充
總兵防淮 八月戊申環慶經畧使王似言方今用兵
之際關陝六路帥乞用武臣呂頤浩曰臣少識種諤眇
小而為西夏信服今之武帥類皆鬪將非智將軍見如
諤之比杜充曰方今艱難帥臣不得坐運帷幄當以冒
矢石為事上曰王似未知武臣少能知義理若文臣中

有智勇兼資練達邊事如范仲淹者豈必親臨矢石何
為多藉武帥 己酉移浙西安撫司於鎮江 壬子權
知三省樞密院事李昉提舉杭州洞霄宮權知三省樞
密院事滕康進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吏部尚書劉珣權
同知三省樞密院事仍許珣綴執政班奏事 丙辰奏
祠部度牒改用綾紙做茶鹽鈔法用朱印合同號仍增
綾紙工直錢十緡通舊為百二十緡自治平末年始鬻
度牒渡江後軍興費廣用度多仰之舊以黃紙印造故

偽者易為至是戶部郎中朱異等以為言始有是命

辛酉廣州州學教授林勲獻本政書十三篇勲以為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 癸

亥兩浙轉運副使王琮罷仍奪職坐不刊行資治通鑑板本也始范冲刻是書垂成而去琮至遽罷之言者劾琮指司馬光為姦人謂通鑑為邪說必欲毀板恐其流傳故有是命 乙丑權東京留守判官程昌寓自京城

還蔡州初杜充既去昌寓以無糧不可留引所部還蔡
副留守郭仲荀亦引餘兵歸行在遂以京畿轉運副使
上官悟權京城留守自悟權留守後命令不復能行留
守司名存而已 上謂輔臣曰國用匱乏政以所費處
多呂願浩曰用兵費財最號不貲故漢文帝不言兵而
天下富上曰用兵與營造最費國用深可戒也

臣留正等曰漢武帝外事四夷內侈宮室剥民之膚
極矣及盜賊蜂起乃始封宰相以富民侯顧奚益哉
太上皇帝以用兵營造為蠹財之戒其有鑒於斯乎
然臣嘗竊議之二者為財用之蠹雖均宮室之奉所

當深戒師旅之興有出於不得已者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而乃講武于上林聚兵於廣武豈靳營造而輕于用兵哉蓋應敵之備不得不然也太上皇帝在位三紀臺榭苑囿無所營繕內帑所積甚富及賊亮南侵餽餉賞犒之費盡出於此而民不知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而後知聖慮无一日不在斯民也

甲戌禮部尚書曾楙為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張為翰林學士先是殿中侍御史趙鼎入對論守無故遷上曰以其資淺鼎曰中丞臺綱所係豈計資耶且事官無他過願陛下毋沮其氣時上每除言官即置

簿考其所言多寡鼎烹臺諫三月而言四十事上皆
以之 閏八月戊寅知平江府孫覲罷以言者論覲嘗
以明王安石常平聚斂之法也時覲在平江拘催民間
小寧以來青苗積欠民苦其擾上聞亟下詔除之 乙
巳詔諸路復置提舉常平官指揮勿行用殿中侍御史
心鼎疏也 己丑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
頔浩進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充守右僕射並同平
章事兼御營使 叅知政事王絢兼御營副使 淮東

副總管靳賽以所部詣劉光世降光世因以為將就統
其軍人人皆喜 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臣伏觀詔
書以敵人侵凌備禦不給遂有移蹕之意右顧岳鄂左
趨吳越安危利害下訪羣臣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
事不諫既往不咎今臣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蓋謂建
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
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故也一昨陛下以親
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

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
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
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敵兵深入陝右遠破京西漫不治
軍畧無扞禦盜賊橫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塗地
怨氣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
物糜費不貲猥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相謂中興
虜騎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間又
復流血逮及反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為久圖百度頽弛

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惟
務遠逃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
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為陛下計
當如何而黃潛善汪伯彥顏岐顧以乳嫗護赤子之術
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
重愛也曾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兢業嗣守不敢
墜失今也宗廟為草莽堙之陵闕為畚鍤驚之堂堂中
華戎馬生之赫赫帝圖盜賊營之本初嗣服既不為迎

二帝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至于今德義不孚而號令不行刑罰不威而爵賞不勸巡幸所至民以淮甸為戒駐蹕所在人以敵至為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翠華之省方無已若不更轍以救危亡則人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羈栖山海跋履崎嶇臣恐非所以為自全之計也為今之策願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金人以小狄猖獗薰汙中華逆天亂倫扶立僭偽用夷變夏俾臣作君朕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

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
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按
行淮甸上及荆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之士
必雲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響應而颺起臣不自
量每切歎憤輒為陛下畫七策為中興之術其一曰罷
和議而修戰畧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
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
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宮南仲為東宮

官歸依右丞李邦彥邦彥其時方被寵眷又陰為他日之計既而淵聖嗣極而邦彥為次相金人遽至城下遂獻和議南仲因附邦彥而沮种師道擊賊之謀於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幾會一去國論紛然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邦彥以報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根株膠結寧誤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為也若以為強弱之勢絕不相侔縱使向前萬不能抗則

自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貪狄知我有含怒必鬪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北狄至澶州王欽若陳堯佐請幸吳蜀惟寇準勸征及成功之後欽若等羞恨無以藉口則惑真宗曰當是時寇準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為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為愛

金
君而寇準之功為幸勝矣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
務既定議講武則其餘庶常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
臺以區處之今百司庶府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
為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
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
四方供貢久不入于王府往往為州郡以軍興便宜截
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觀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十
萬惟以推貨鹽利為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置行宮或

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
耆哲諳練大臣總臺諫守成法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
易量留兵將以為營衛命戶部計費調度以給之陛下
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為宸居
至於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於
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
以歲月量入為出何患無財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夫大
亂之後風俗靡然躬率而不變之者則在陛下夫治兵

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戡大憝不為退計者乃孝
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幣不恥卑辱冀幸萬一者
為孝弟之虛文也屈已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畧
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
見既見則不能由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
下之士姑為禮貌外示美名者為求賢之虛文也聽受
忠鯁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
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稱善泛受其說合意則喜之

不合則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惡其切直而用
他事遷徙其人者為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才智必能
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
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
將之實也庸奴下才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賊與
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
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實用命之功者
為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

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
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
悍悖之習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酋虜
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
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
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
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
為治軍之虛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

之人使久於其官懲革弊政痛刈奸賊以除民害雖軍
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寬卹之政實被於民固結百姓
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音出於上虐吏
沮於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贍軍
則厚哀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須之具
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奸弊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稅
租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為愛民之虛文也
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

其間則為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
為肉為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陛下載黃屋建幄殿
質明輦出房帷尾金鑪夾侍兩陞仗馬衛兵儼分儀式
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
搢笏出奏司晨唱辰正則駕入而仗出矣此則為天子
之虛文也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衛單弱國威稍
挫臣嘗言乞於諸路抽揀禁軍充御營正兵厚其月廩
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

弭則又命福建團結鎗仗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以俟
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起諸州撩湖捍海等兵盡付水
軍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閒田給養命廣西及
辰沅鼎靖於見教峒丁中簡其精銳分番起之屯戍襄
漢以京西淮南荒廢無主之田為屯田招集兩河山東
諸路流徙之人畧依古法均節之擇強壯者訓習武藝
使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自奮者因
以任使於是時而兵不强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

之天命無所復為矣其五曰定根本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謂也按南渡六朝之遺迹則舍建康不可雖然欲謀進取則非堅坐不動之所能臣切謂惟荆襄為勝誠能屯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并施黔獠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以正軍緯以弓手民軍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進取之基立然後陝西聲氣血脉通達而騎卒可至川廣之富皆猶外府易以拱把臣願陛下先

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堠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為輿衛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緩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挺刃之餘民至于荆襄規模措置為根本之地猶漢高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雖巡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為重誠能堅忍聳厲坐薪嘗膽悠久為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光武之事皆為妄言以欺後世無足信矣其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帝王為治之道

惇睦宗族強本弱枝所以鞏固基圖紹延佑命原其用心蓋以天下為公而不以為私分也今宜於同姓中不間親疎選擇賢才布之中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衆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敵戡難之功者宜漸為茅土之制星羅而棊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讎敵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尚此其衆則其撲炎火之橫心立異姓之逆謀庶其少息乎其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紀綱

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紀綱以法祖宗一君子
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
立而於君子為難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
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
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
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
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
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

小人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輸之夷狄耶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當今日否塞之氣充牣於中原陰長之滋勃興於夷狄非得希世異材上下内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復而否何由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又曰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今儒學衰息未有巨賢碩德屹乎朝廷以收運籌

指蹤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為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數人者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种師道之廝役況望古昔名將乎而偃蹇厖然當負重寄使平寇盜尚或未能豈敢冀其向敵人發一天也自愧無以塞責則大言詭論以上欺睿聽慢辭倨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致耳敵人方強不可與爭鋒必退避自保乘時而動又不鈐勒其衆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覆循環無有窮已其為國家之害豈文臣所

敢望哉臣願陛下委大臣以腹心待近臣以禮貌常使
南衙朝士氣勢重於此曹天下抱才自愛之人必願立
於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為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
者矣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軍於簾外倒杖聲喏
而過今見其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不已陛下
不為之別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亦將何所不
至哉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
之士而舍浮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

熙寧以前皆守此道至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絕滅史學倡說虛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適於實用今乃有身為從官而自陳磨勘乞覃恩轉官不以為恥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得必患失遺其親後其君背叛篡奪便可馴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萬化之原本於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之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汙者屏矣崇行義

則奔競者息矣。旌能實則謬誕者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至於文辭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宜任用以為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顏博文佞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為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肱之召本為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故廉恥道消四維大壞則社稷隨之陛下何利焉。此綱紀國家之三事也。孔子曰自古皆有

死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於易死疑若太過鄙夫陋
儒以智詐譎詭為術者必忽此言然真宗澶州與契丹
結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先動宣和宰相王黼
一旦敗盟舉兵結遠夷伐與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
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金人得以藉口
夫金人何憾於我哉皆契丹碁之假手借兵報滅國之
怨耳失信之禍乃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為過而近日
以來朝廷失信於民尤甚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行

如所謂已差下人別與差遣承受既數奉行實難不曰畧與應破指揮則謂不晚必又更改近在朝廷尚有此風遠而四方從可知矣百姓雖愚然習於知見必謂朝廷之令率皆誑我是心一萌姦雄得以誘之矣此綱紀國家之四事也郡守縣令者親民之官監司者統臨州縣之長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近日以來朝廷移易郡守監司無月無之殆不可勝紀謂其不才而罷之耶則曷若考慎於未命之前也顧

恐未必然特出於用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潰兵劇賊徜徉乎其間戎務軍須交制乎其上朝廷憂勞歎息而未能救尚忍不為擇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以撫綏之乎此綱紀國家之五事也臣夙夜思之得此七策於當世之務雖不能盡亦可見大畧矣惟陛下動心加慮反覆而考焉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以為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乎往者雖不可復追不當謂不可為者而遂已也今年之春雷電大震白虹

貫日中有黑子錢塘之禍實先示象迺閏月金犯大火
芒怒赫然九月朔旦日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患預防之
行明堂遂虛陽德大弱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枉六飛
人知陛下無興復之志威權日削無可瞻望投戈四起
孰能止之今尼瑪哈之強未如秦其得罪於中國無人不
怨則有甚於始皇之於六國也東南形勢控帶江山兼
有吳楚之地坤維嶺海提封自如非如湯以七十里而
起也而乞憐偷生之勢乃甚於楚之為奉役此臣所以

日夜憤懣為陛下痛惜而傷大臣之過計也誠欲北向
而有為臣將見鋤耨慘於長鍛奮臂威於甲兵舉四海
惟陛下之用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為與不為耳五路事
宜張浚已行措置今能使淮南荆襄肘臂相應山東合
從則金人所守者數千里之地兵分勢合批穴擣虛攻
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以十年為期陛下必能掃除妖氛
一清天步修上京之廟貌拜輦雒之神臯遠迂父兄歸
安鳳闕再新儀物永固皇圖巍然南面稱宋中興其與

惕息退藏蹈危負恥豈不天地相絕哉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 辛卯命尚書右僕射杜充領行營兵守建康韓世忠守鎮江府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光世仍受充節度辛企宗守吳江縣陳思恭守福江口王瓊守常州 壬辰監都進奏院周元曜自京太廟奉迎藝祖以下神位九室往臨安元曜言升暘宮掛牌降甘露上謂輔臣曰元曜前態未革諂諛如此可勿令上殿 己亥詔減福建廣南路歲買上供銀三分之一以寬民力

詔諸路制置使惟用兵聽從便宜餘悉禁止 庚子

從官以下先行是夜大雨上慮禁衛勞苦焚香禱天詰
朝雨霽 壬寅上幸浙西初太白犯前星次逼明堂纔
一舍上心甚懼至是稍北復歸黃道上語宰執曰天之
愛君猶父之於子見其過告戒之及懼而改則益愛之
王絢曰今夜必益遠既而果然 劉光世上書言受杜
充節制有不可者六上怒趣令過江且詔毋入光世殿
門光世惶恐受命光世以便宜復郴州編管人王德充

前軍統制時江浙人皆倚充為重而充日事誅殺殊無
制禦之方識者為之寒心焉 甲辰上次鎮江府叅知
政事王綯言此陳東鄉里上命以金賜其家 宣撫處
置使張浚自建康至襄陽留二十日召帥守監司令預
儲蓄以待上西幸浚方搜攬豪傑為用以新除御營使
司提舉一行事務曲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
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充本司都統制端登壇將士歡
聲雷動 劉豫遣人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令降於金

人悟斬其使豫乃賂悟之左右喬思恭宋願與之同說
悟復斬之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所蝕僅四分未幾
復退上謂呂頤浩曰太史所奏日蝕早而分深朕適以
油盆觀之食淺而退速頤浩曰陛下嚴恭寅畏感格如
此 壬子金人降單州取興仁府遂陷南京 癸丑簽
書樞密院事周望充兩浙荆湖等路宣撫使總兵守平
江府翰林學士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 丙辰高麗請
入貢詔不許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草詔畧曰壞晉

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上大善
之以藻為得體

宋史全文卷十七上